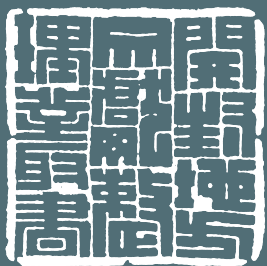


开封地方文献整理丛书

汴宗竹枝詞校注

开封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编

汴宗竹枝詞校注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公司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公司
中州古籍出版社

ISBN 978-7-5348-8163-3



9 787534 881633 >

定价：156.00 元

开封地方文献整理丛书

汴宋竹枝詞校注

开封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汴宋竹枝词校注/开封市地方史志办公室编. —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 - 7 - 5348 - 8163 - 3

I. ①汴… II. ①开… III. ①竹枝词 - 作品集 - 中国
- 古代 IV. ①I22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9928号

责任编辑：吕兵伟

责任校对：米 敏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政编码：450002)

承印单位：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11

印数：1-1000册

版次：2018年12月第1版

印次：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156.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开封地方文献整理丛书》编纂人员

总 编 审 刘 震
副 总 编 审 王亚文 孙国才 曹景宪 沈遂双
张雁冰 韩红军 田玉林 孙 玲
主 编 曹景宪
执 行 主 编 张雁冰 梁正元
编 辑 梅馨宁 李蔚立 常小清 张海丽
编 务 人 员 李辉辉 李 欣 胡江华 马宪锋
翟婷婷 甄少琬 郑 皓 张 楠
王冰洁
编 审 李惠良

《汴宋竹枝词校注》编纂人员

原 著 [清] 李于潢
校 注 杨庆化
校 对 杨庆化 马清玉
篆 刻 马云龙

寶豐李于潢著

汴宋竹枝詞



許鈞署端

汴宋竹枝詞校注
《汴宋竹枝詞》刻本書影

壬戌十一月河
南官書局新刊

前 言

凡是研究宋文化和北宋汴京城的专家、学者先生们，凡是热爱开封的广大读者朋友们，有两件东西是人人皆知、人人必看的，那就是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和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然而，《清明上河图》是一幅高度浓缩的艺术画卷，《东京梦华录》是一部回忆录性质的著作，所以，北宋汴京城的许多历史、故事、风俗、民情等并未能全在这两个名著中展现。怎样补原图、原著之不足？面对卷帙浩繁的宋代史籍，我们只有望洋兴叹！笔者在寻觅、浏览有关开封的地方文献时，发现清代李于潢的《汴宋竹枝词》正可补其不足。后来又看到前辈学者丘良任发表在1989年第2期《故宫博物院院刊》上的论文：《一幅用诗写成的〈清明上河图〉——论李于潢〈汴宋竹枝词〉》，文中指出：“他正是要用诗写成一幅新的《清明上河图》，以补原图之不足。将《汴宋竹枝词》与《清明上河图》对照研究，可使我们对宋代汴都的情况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这更坚定了我整理、校注《汴宋竹枝词》的信心，于是利用一切机会收集有关书籍资料。然而人生匆匆如白驹过隙，直到近年才有时间真正动手开始校注工作。

《汴宋竹枝词》是清代李于潢创作的一部描写北宋汴京风土人情的诗歌集，全书包括自题9首，上卷50首，下卷50首，共计竹枝词109首。

李于潢（1795~1835），字子沆，号李村，清代河南宝丰县城东南宋寨村人（今平顶山市湛河区宋寨村）。其生平事迹见于清代道光《宝丰县志》、当代《宝丰县志》等志书及一些文人著述。李于潢生于书香世家，祖父李绿园为印江知县、长篇名著《歧路灯》作者；其父李蘧为江西粮道。李于潢少有奇才，放荡不羁，“每醉后挥毫大叫狂走，自夸以为神”。17岁拔贡，20岁已成卷轴，但终因“以跣见县官事得狂声”，虽才华横溢，然并未能从仕。他在《自题〈汴宋竹枝词〉》中有“堪笑吾生已六逢”之句，并自注曰：“‘六逢’，余嘉庆癸酉举至今，凡六次。”说明他考了6次未中，遭遇颇似宋代柳永。李于潢后在登封、宝丰等地教书，历尽坎坷，但仍图上进，41岁将赴省试时，竟因嗜酒暴卒。李于潢著有《方雅堂诗集》《汴宋竹枝词》《南唐宫词》等。其诗风质朴清丽又哀婉凄凉，其缥缈、豪放、旷达之灵气，又颇似诗仙李白。《清诗铎》赞其有“乐府之风”。

《汴宋竹枝词》的写作目的，作者在开篇小序中说得很清楚：“曰‘汴宋’，以别今也，但志民风不言宫庙台寺，竹枝之体也。汴为天水故都，形势好尚，争胜京洛。建炎南渡，风土

一变，至胜国末造，流寇灌城。而风土之变，且不可复识，君子读元老之书有深恫焉。因采摭篇中轶事，辅以宋人及后贤说部，缀为小诗，积久厘成两卷。虽其细已甚，无当志乘，然方言琐事，略举一偏，亦采风者所不遗云。”

由自序可看出作者对开封的热爱之情，这是李于潢创作《汴宋竹枝词》的首要条件。开封乃遐迩闻名的宋、金故都，元、明、清数代河南省会，历来是文人墨客荟萃之地。这里有省立最高学府大梁书院和明道书院，士人往往以在汴游学为幸事。但这只是一般的爱，李于潢对于开封的感情还有家传的因素。其祖父李绿园（海观），早年就学于大梁书院，在乾隆元年（1736）中举前后，曾在开封居住了很长时间，创作的长篇白话小说《歧路灯》，就是以开封为主要背景，讲述一个普通读书人的家庭由盛而衰、败而复兴的故事。书中所写开封的街巷、官署、寺庙等，其坐落、方位、走向等无不与实际一一相符，所写的风俗人情更是千态万状，有姓名的人物就有260多个，三教九流，五行八作，芸芸众生，应有尽有，展现了清代中期省城开封的社会现实，使得《歧路灯》成为一部《清明上河图》式的艺术长卷。李于潢沿着祖父的足迹，游学开封，研究开封，以自己的特长描写开封。

创作《汴宋竹枝词》的第二个条件就是对宋文化和汴京城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李于潢明言“君子读元老之书有深恫

焉”，他和所有善良的人们一样，读孟元老的书能体会到深切的痛苦，可见其深受《东京梦华录》的影响。《汴宋竹枝词》原注中“辅以宋人及后贤说部”的资料，就达100余种，以宋代史料为主，还有唐、元、明、清各代文献，都是记载开封内容的。一首诗注释所引用的文献，最多达到9条。李于潢对开封了解之深，研究之透，可见一斑。而这些今天较难寻觅或已失传的文献资料，正是我们研究宋文化和汴京城的重要参考。

创作《汴宋竹枝词》的第三个条件就是要有丰富表现手法和写作技巧。为描写汴京的风土人情，李于潢巧妙地选择了具有民歌色彩、宜于表现风俗时尚的竹枝词体进行创作，充分发挥竹枝词的特点并与自己的诗风融为一体。虽然平时“其为诗洋洋洒洒，日可得数千言”，但写《汴宋竹枝词》却是“积久厘成两卷”，可见其写作态度的严肃认真，作者把创作《汴宋竹枝词》看成是一件十分神圣的大事，连一向放浪的写诗习惯都改变了。

因此，《汴宋竹枝词》的写作周期应该较长。据清代刘大观《李子沆诗序》所记，中乙酉乡试（1825）的范榘坊，与李子沆“见于省垣”，“迟月余，子沆以书与诗稿介大梁山长家青原来，乞予序”。这正是李于潢在开封的时期，“书与诗稿”即指李于潢的《方雅堂诗集》5卷，由开封大梁书院掌教侍御钱仪吉订正作序，河南观察李紫亭捐薪，于道光十七年（1837）

刊刻，此时李于潢已去世2年。据“六逢”之说，李于潢最少来开封6次，他在开封游学期间，除了请大梁书院掌教为他的《方雅堂诗集》作序以外，肯定为《汴宋竹枝词》的写作收集了大量有关开封的资料，甚至已经开始了《汴宋竹枝词》的创作。

《汴宋竹枝词》内容丰富，描绘北宋都城汴京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已超出《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所表现的范围，诚如丘良任1989年论文所言：“《汴宋竹枝词》所写汴京风貌是多方面的，园圃、街市、节令、饮食、服饰、礼俗、茶楼酒肆、俗语民谣，都成吟咏。作者虽自谦‘其细已甚，无当志乘’，然一编在手，万物俱陈，既有诗情，又有史实，别具一格。仿佛作者引导我们进入八百年前的宋代故都，园林街道，人情礼俗，指点解说，娓娓而谈。读者既享受了旅游的乐趣，又增加了历史知识，恍若与古人相交往了。”这样一部具有文献价值的作品，受到人民的欢迎并得以流传，是理所当然的了。

1922年，由当时河南省议会议员、著名书法家许钧“署端”，《汴宋竹枝词》由河南官书局刻印发行。1997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华竹枝词》（全6册），在第4册排印收入《汴宋竹枝词》。2003年，扬州广陵书社出版“中国风土志丛刊”（全64册），在第20册影印收入《汴宋竹枝词》。2007年，

北京出版社出版《中华竹枝词全编》（全7册），在第5册排印收入《汴宋竹枝词》。还有容量较小的一些竹枝词选本。但自1922年之后，《汴宋竹枝词》的单行本便绝迹于世，更无校注本问世，至今已将近一个世纪，这对于宣传开封、弘扬宋文化、建设河南文化强省来说是一个漏洞。

本书校注以河南官书局刻本《汴宋竹枝词》为工作底本，参考大部头排印本《中华竹枝词》和《中华竹枝词全编》。上述两书全面收集中国各地竹枝词，为研究中华竹枝词提供了线索和基本资料，功不可没。但所载《汴宋竹枝词》则为同一个压缩本，由刻本变为排印本后原诗出现不少刊误，其原注还被大量删除，已非原貌，对此只能慎重参考。因手头资料有限，许多校勘用书难找，故此事无法一鼓作气完成，几年来陆续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为了便于广大的读者阅读，原书繁体字通改为规范简化字。异体字、俗体字、刊误以及古人创造的简化字，如将“鸳鸯”写作“宛央”等等，均直接改之，不出校记。原书无标点，为了便于阅读，除将书中《李李村墓志铭》分段标点、将原诗加上序号和统一标点外，对于原注也在参考其各自出处的情况下，进行了重新标点，力求简洁准确，风格统一。原注引书书名及文中标题，按规范统一加上书名号。对于原诗仅作了必要的注释，不再重复原注已述内容。原诗、原注中常识性

问题，一律不作注释。原注所引典籍，大多有校注本问世，特别是该书引用最多的《东京梦华录》，校注本相当普及，重述这些书中注释有掠美之嫌，学界有先例，故对原注以校勘为主，仅对部分人名、地名、年号加了一些括注。竹枝词本身就是通俗易懂的，一般读者看原注，基本可理解诗意。原注用书多标注不详，已整理出“征引用书版本要目”附后。

第二，古人引书习惯，时有增删，甚至只述大意。对原注的校勘，现按惯例，凡文字通顺并与原著文意相符的，则保持原貌（引诗则全校），亦不出校记。凡文句不通或与原著文意相违的，则进行校正，并出校记。如注引《儒林公议》：“兴国寺构二阁，高与塔侔，以安大像，远都城数十里已在望，登六七级方见佛殿，佛指大皆合抱，观者无不骇愕。”其中“登六七级方见佛殿”，显然不通，查原著此处为“登六七级方见佛腰腹”，遂改之。也有因删文过多而使原意不全或改变原意的情况，如注引《东京梦华录》：“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其中“皆缚彩楼”应为“皆缚彩楼欢门”，“两廊皆小阁子”应为“唯任店两廊皆小阁子”，并不是京师酒店皆如此，现据原著补全，恢复原意。

第三，有的原注虽与被引的某种版本的该书原文一致，但明显不妥或疑误，就需要找该书的其他版本进行校对。如注引《枫窗小牍》：“汴中园圃……城内有芳林园、同乐园、马季良

园，其他不以名著约百十，不能悉记也。”引文虽与四库本《枫窗小牍》所载一致，但其中“马季良园”则需考查。皇家园林有“艮岳”，谁家的花园敢叫“良园”？查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枫窗小牍》，原来是“马季良园”，遂据此校改。几种版本并不以一种为准，如校点本《枫窗小牍》将“王太宰园”写作“王大宰园”，失考，即择善而从之。

第四，古籍名著中的叙述错误并不鲜见，如《枫窗小牍》“从东水门入京城，绕州桥御路水西门出”一句，将汴河流淌的方向弄反了，但诸版本及《汴宋竹枝词》均照抄不误。笔者认为，尊重原著应该以事实为基准，现以汴河的实际流向改为“从西水门入京城，绕州桥御路东水门出”，这样对读者好。本书修改原注，仅此一例。后观《宋东京考》校注本，原来单远慕前辈早已这样做了。

第五，原注引用了大量古典诗词，多是选录，很多未标篇名，这对于查找全诗及深入研究颇不方便。如原注：“王珪诗：六鳌海上架山来。”要找生僻诗句的出处颇费周折，现据原著补入标题“王珪《恭和御制上元观灯》诗：六鳌海上架山来。”再如原注：“欧阳修词：红蜡枝头双燕小，金刀剪彩呈纤巧。”据原著补全为“欧阳修《蝶恋花·帘幕东风寒料峭》词：红蜡枝头双燕小，金刀剪彩呈纤巧。”有的引诗标题还有删节，如“韩琦《六月六日观稼》诗”，据原著补全为“韩琦

《六月六日雨后过岳庙游从封寺观稼席上》诗”。有的引诗则被改成另外一个标题，如“晏几道《冬至》词”，据原著恢复原标题为“晏几道《鹧鸪天·晓日迎长岁岁同》词”。还有的未引完整，造成读者理解困难，如原注：“《石湖集》：民间鼓乐，谓之‘社火’，不可悉记，大抵以滑稽取笑。”《石湖集》是范成大的诗集，所引内容却不是诗，经查这几句话原来是其中一首诗的注解，据原著补入该诗标题及“自注”两字：“《石湖诗集》：《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自注：民间鼓乐，谓之‘社火’，不可悉记，大抵以滑稽取笑。”

第六，原注所引内容，有张冠李戴的现象，如注明《梦溪笔谈》的一段“黄瓔即今之朱藤也……京师人家园圃中，作大架种之，谓之‘紫藤花’者是也。”经考辨此语出自另一书《补笔谈》。也有将作者张冠李戴的，如“曹组《雪中观妓》诗”，经考辨此诗为曹组之母王氏所作。还有将书名标错的，如将《云谷杂记》写作《灵谷杂记》，等等。对此均据原著、所引内容及相关记载进行了校改。

第七，《汴宋竹枝词》所引用的百余种古籍，基本上都找到了，笔者校勘用书亦达百种以上。多位诗人的诗可以在《全宋诗》中找到。个别散佚的，就找其他古籍中摘引的同一段话进行校对，如标为《汴都记》名下的两句话，连同标题一起被《水浒传注略》所引用。出处不详的只有一条：“《地道志》：

梁孝王东苑三百里，多植竹。”唐撰正史《晋书·地理志》和东晋王隐的《晋书·地道志》均无此语，而撰《晋书》者除王隐外还有谢灵运等至少4家，仅王隐所撰就有4个辑本，清人毕沅的辑本封面为《晋书·地道记》，序言中称为《晋书·地道志》。不管是哪一部地道志，“梁孝王东苑三百里，多植竹”一事，多种典籍有类似记载，又经历代文人的渲染，已成常识，内容无误。

第八，原注所引古籍资料原始性很强，有的古书原名，现在知者甚少，通改为今天流行的书名，如《古杭梦游录》，改用现名《都城纪胜》。不少资料还可以补充、校正现行古籍版本，如《东京梦华录》，现行版本皆为元刊本，所有的注本皆以此为准，现除发现一句元本中没有的引文外，所有的注本大多无法解释（个别错误解释）“羊生果实”一词，如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卷五《育子》：“用盘合装送馒头，谓之‘分痛’。并作眠羊、卧鹿羊生〔案：羊生疑误〕果实，取其眠卧之义。”而《汴宋竹枝词》所引用的《东京梦华录》此语为“象生果实”，一下子把疑误解释清楚了，这是孕妇父母送给孕妇的礼物——象形食品：动物花馍。整句通译：“用盘合装着馒头送来，叫‘分痛’。并将馒头做成眠羊、卧鹿样的象生花果，取其眠卧的意思。”因此，《汴宋竹枝词》所引用的《东京梦华录》，应是早于元刊本而更接近原始本的一个版本。详见

《〈东京梦华录〉“羊生果实”解误》（杨庆化，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古都开封》第四辑。2016年8月16日《开封日报》刊登此文缩写版）。

《清明上河图》画汴京，《东京梦华录》记汴京，《汴宋竹枝词》咏汴京。校注完《汴宋竹枝词》，觉得算是完成了一件大事，因为《汴宋竹枝词》是一部写开封的经典，所以内心惴惴不安，生怕做得不好。总的感觉是，写论文要比写剧本难一倍，校注古籍要比写论文又难一倍。虽然有心并肯尽力，但学识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教正！

本书完成得到了开封市地方史志办公室领导和安阳市地方文化研究者马清玉先生的支持与帮助，高怀雅谊，倾感不胜！

杨庆化

2017年6月修订于开封

目 录

- 001 《汴宋竹枝词》刻本书影
- 003 前言
- 001 李李村墓志铭 蒋湘南
- 003 汴宋竹枝词
- 003 自题《汴宋竹枝词》(9首)
- 010 《汴宋竹枝词》上卷(50首)
- 073 《汴宋竹枝词》下卷(50首)
- 132 征引用书版本要目
- 138 附录:
- 138 李于潢 (清道光《宝丰县志》)
- 139 李于潢 (《宝丰县志》)
- 140 一幅用诗写成的《清明上河图》
- 论李于潢《汴宋竹枝词》 丘良任

李李村墓志铭

蒋湘南⁽¹⁾

豕怜犬，犬怜牛，牛怜马，马怜龙。豕曰：“负涂乐，乌用吠夜为也。”犬曰：“守户乐，乌用负犁为也。”牛曰：“蹊田乐，乌用千里为也。”马曰：“负枥乐，乌用蟠天地为也。”于是，牧豕者功豕，豕龙也；畜犬者功犬，犬龙也；服牛者功牛，牛龙也；乘马者功马，马龙也。而龙闻之，乃垂胡加首于牖曰：“吾能为霖雨。”则功豕者、功犬者、功牛者、功马者，皆惊走不知所往。或告之曰：“此龙也，可扰而御。”而豕、犬、牛、马群起而哗之曰：“龙难驯。”而功豕、功犬、功牛、功马者亦颌而应之曰龙难驯云。

余同岁生宝丰李君，幼负奇才，其为人傥荡不可曳。县官某欲见之，君以其墨也，不与见。迫焉则跣而出，县官怒去。其为诗洋洋洒洒，日可得数千言。每醉后挥毫大叫狂走，自夸以为神。道光乙酉，东吴吴公视豫学，得君文，大喜。是时吴公倡修小峨眉山，苏文忠公坟庙落成，记以诗。君从风檐中和之七古五十韵，风雨飞而波涛涌也。复为苏庙上梁文以献，吴公益大喜，置君高等，遂登拔萃科。尝语人曰：“李生，人中

龙也。”君廷试报罢，就吴公于济南，而余先在幕，已蒋因培来，已张淶卿来，四人者皆酒徒也。一日放舟大明湖中，对荷花万柄纵饮浩歌，君醉甚，诗来，左荡桨右把笔，每倚一花即赠一绝句，吮毫书花瓣上。风起舟几覆，呕吐大作，且吐且书不可止。读其诗，仙思逸韵，与波光相宕也。数其花，一百二十三朵。

君以跌见县官事得狂声，所如辄不合，诗虽工，终无有怜之者。乙未将赴省试，不能具行李。走谋于戚某家，饮醉遂死。余与君同受知于吴公，吴公赠君诗有“采风行两河，得士蒋与李”之句，故同年一百二十七人，而两人交最善也。君名于潢，字子沆，号李村。曾祖某、祖某。父蘧，官江西粮道。母某氏、妻某氏，无子。诗名《方雅堂集》，未刻。余将纠识君者为之刻之，而先铭其墓曰：吴先生者，其古之豢龙氏与。而何以早死？君乃郁郁又十年于此。呜呼！今其从先生而天飞兮！尚无还视夫泥滓！

(1) 蒋湘南：字子潇，回族，河南固始人，博学多才，道光十五年（1835）中举人，再学于开封大梁书院。著有《七经楼文钞》《春晖阁诗钞》等，并修纂了多部志书。

汴宋竹枝词

自题《汴宋竹枝词》

【原诗】

(一)

绿到金明水不流⁽¹⁾，
青城斜日照谯楼⁽²⁾。
当年艮岳归何处⁽³⁾？
欲遣生公问石头⁽⁴⁾。

【原注】

相国寺祇园假山，相传是花石纲故物。

【原诗今注】

(1) **金明**：北宋皇家园林金明池。遗址即今开封城西金明池公园。

(2) **青城**：北宋祭天斋宫在汴京南薰门外以西，谓之“南青城”，遗址在今开封城南南柴屯西一带；祭地斋宫在新封丘门外，谓之“北青城”，遗址在今开封城北大北岗附近。

(3) **艮岳**：与北宋汴京皇城东北部相连的皇家园林。遗址在今开封龙亭公园东北一带，拟建“艮岳园林博物馆”。

(4) 生公：相传南朝高僧竺道生尝讲经于苏州虎丘寺，聚石为徒，石皆点头。后世遂有“生公说法顽石点头”之语。

【原诗】

(二)

廉纤雨细不成珠⁽¹⁾，
 终古寒烟锁绿芜⁽²⁾。
 髡柳数行鸦万点⁽³⁾，
 清明谁写上河图？

【原诗今注】

- (1) 廉纤：细雨状。
- (2) 终古：经常，常常。
- (3) 髡柳：开封古今皆有的砍头柳。

【原诗】

(三)

曾闻夜市太喧嚣，
 怪底名区易寂寥⁽¹⁾。
 元曲浪传祆庙记⁽²⁾，
 胭脂河畔访州桥⁽³⁾。

【原注】

“祆”音“烟”。

俗谬以郭丽华事，遂谓州桥下有胭脂河，其实即汴河也。

【原诗今注】

(1) 怪底：惊怪、惊疑之意。

(2) 浪传：轻率宣布、传播。祆庙：祆神为西域传入的胡神，俗以火神祠之。

(3) 州桥：北宋汴京中心御街上的名桥。遗址在今开封市中山路中段地下，拟建“宋代州桥地下博物馆”。

【原诗】

(四)

洪河曲似九回肠，
一枕幽兰入梦乡。
惆怅竹山词上语⁽¹⁾，
浓花淡柳记钱塘⁽²⁾。

【原诗今注】

(1) 竹山词：指宋人蒋捷的词集《竹山词》。南宋亡后蒋捷隐居太湖竹山，词作多写亡国之恨。

(2) 钱塘：今杭州。

【原诗】

(五)

文采风流九世中，
渡江车马去匆匆。
至今剩有棠湖稿⁽¹⁾，
虚损多才岳倦翁⁽²⁾。

【原注】

宫词百首名《棠湖稿》。

【原诗今注】

(1) 棠湖稿：即《棠湖诗稿》，岳飞之孙岳珂的诗集。内容多追思北宋汴京，寄托丧国哀思。

(2) 岳倦翁：岳珂号“倦翁”。

【原诗】

(六)

兔园册子久沉霾⁽¹⁾，
碑版无多付劫灰。
修竹碧连三百里，
不留一个汗青杯⁽²⁾。

【原注】

《春明梦余录》：汴京碑版，明末皆烧灰筑城，又碎之实

炮。

《地道志》：梁孝王（刘武）东苑三百里，多植竹。

【原诗今注】

(1) 兔园册子：又名“兔园策”，唐太宗之子蒋王令下属编辑的私塾课本，受士大夫轻视，后指浅陋书籍。

(2) 汗青：古时取青竹筒先炙使其出汗，易书而不受虫蛀。后世把著作完成或史册叫作汗青。

【原诗】

(七)

裛中名纸叹生毛⁽¹⁾，

宅绕黄芦杜字号⁽²⁾。

水柜街头等低湿，

曹门不似昔年高⁽³⁾。

【原注】

水柜街，宋市名。

【原诗今注】

(1) 裛：音póu，聚集之意。

(2) 杜宇：杜鹃鸟别称。古蜀帝杜宇，开明禅位，入山隐居，死化为鸟，又曰“子归”。

(3) 曹门：北宋汴京内城东墙正门，官名“望春门”。即今

开封城仁和门，俗称“曹门”。

【原诗】

(八)

棘闱岑寂月华浓⁽¹⁾，
堪笑吾生已六逢⁽²⁾。
塔院中秋仍爇火⁽³⁾，
西风甘露一声钟。

【原注】

六逢，余嘉庆癸酉举至今，凡六次。

【原诗今注】

(1) 棘闱：古代试院围墙皆插棘，以防种种弊端。后称科举考场为“棘闱”。

(2) 六逢：考了六次。

(3) 塔院：指清代开封上方寺（铁塔寺）。清雍正九年（1731）河南贡院迁至寺内。爇：音ruò，燃烧。

【原诗】

(九)

天官地上说湖头，
未必杭州胜汴州。

若付临安盲女唱⁽¹⁾，
杭人应起故乡愁⁽²⁾。

【原诗今注】

(1) 临安：宋朝临时行在，今杭州。

(2) 杭人应起故乡愁：宋室南迁，大批汴人随之南下入临安。详见程民生《汴京文明对南宋杭州的影响》（1992年第4期《河南大学学报》）、徐吉军《论汴京对临安都市文化的影响》（1993年北京古籍出版社《中国古都研究》第五、六合集）等。

《汴宋竹枝词》 上卷

自序：曰“汴宋”，以别今也，但志民风不言宫庙台寺，竹枝之体也。汴为天水故都，形势好尚，争胜京洛。建炎南渡，风土一变，至胜国末造，流寇灌城。而风土之变，且不可复识，君子读元老之书有深恫焉。因采摭篇中轶事，辅以宋人及后贤说部，缀为小诗，积久厘成两卷。虽其细已甚，无当志乘，然方言琐事，略举一偏，亦采风者所不遗云。

【原诗】

(一)

已过收灯好采春，
陈州门外遍游人^{〔1〕}。
流莺百啭知何处？
烟雨亭台看不真。

【原注】

《东京梦华录》：收灯毕，都人争先出城探春^{〔1〕}。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

《枫窗小牍》：汴中园圃，亦以名胜当时，聊记于此：州

南则玉津园，西去一丈佛园子、王太尉园、景初园；陈州门外园馆最多，著称者奉灵园、灵嬉园；州东宋门外麦家园、虹桥王家园；州北李驸马园；西郑门外下松园、王太宰园、蔡太师园；西水门外养种园；州西北有庶人园；城内有芳林园、同乐园、马季良园^[2]。其他不以名著约百十，不能悉记也。

王安石《次韵再游城西李园》诗：京师（汴京）花木类多奇，常恨春归人未归。车马喧喧走尘土，园林处处锁芳菲。

杨侃《皇畿赋》：向日而亭台最丽，迎郊而气候先暖。莺啭何早？花开不晚。其或花迎野望，烟禁春深；景当研丽，俗重登临；移市景日，倾城赏心；幄幕蔽野，轩盖成荫；暮而忘归，乐不绝音。

【原诗今注】

（1）陈州门：北宋汴京外城南墙靠东的陆行门，官名“宣化门”。遗址在今开封城东南豆腐营以北附近。

【原注今校】

〔1〕都人争先出城探春：“探”原作“采”，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六改。

〔2〕马季良园：“良”原作“艮”，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枫窗小牖》卷下改。

【原诗】

(二)

园林月落夏鸡鸣⁽¹⁾，
手把筠篮抄路行⁽²⁾。
睡觉木鱼刚报晓，
枕函香送卖花声⁽³⁾。

【原注】

欧阳修《鹧鸪词》自注：鹧鸪，京西村人谓之“夏鸡”。

《东京梦华录》：是月季春，万花烂漫⁽¹⁾，牡丹、芍药、棣棠⁽²⁾、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³⁾，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幕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⁴⁾，幽恨悬生⁽⁵⁾，最一时之佳况。每日交五更，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

《六一诗话》：京师辇毂之下，风物繁富，而士大夫牵于事役，良辰美景，罕获宴游之乐。其诗有“卖花担上看桃李，拍酒楼头听管弦”之句。

《浩然斋雅谈》引宋谚云：“骨边肉，五更睡，虽不多，最有味。”

【原诗今注】

(1) 夏鸡：又名“催明鸟”，俗名“隔磴鸡”。

(2) 筠篮：筠为竹子青皮，筠篮即新竹篮。

(3) 枕函：函为套子之意，枕函即指枕头。

【原注今校】

〔1〕万花烂漫：“烂漫”原作“漫烂”，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七改。

〔2〕棣棠：原作“棠棣”，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七改。

〔3〕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卖”原作“赏”，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七改。

〔4〕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原脱“闻之”，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七补。

〔5〕幽恨悬生：“悬”原作“绵”，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七改。

【原诗】

(三)

侵晨雨过净无埃⁽¹⁾，

宣化门前霁色开⁽²⁾。

马首朝阳红一抹，

玉仙观里看花来⁽³⁾。

【原注】

《苕溪渔隐丛话》：《复斋漫录》云⁽¹⁾：“玉仙观在京城东南

宣化门七八里间，仁宗（赵祯）时陈道士所修葺，花木亭台，四时游客不绝。”

【原诗今注】

（1）侵晨：侵为渐进之意，即谓天渐渐明亮。

（2）宣化门：俗称“陈州门”，北宋汴京外城南墙靠东的陆行门，遗址在今开封城东南豆腐营以北附近。

（3）玉仙观：在汴京宣化门外以西。遗址在今开封城南曹屯一带。

【原注今校】

〔1〕《苕溪渔隐丛话》：《复斋漫录》云：原作《复斋漫录》，据人民文学出版社校点本《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七补。

【原诗】

（四）

种满阶前儿女花^{〔1〕}，
细编新竹作篱笆。
相蓝买得葫芦种^{〔2〕}，
才过清明便发芽。

【原注】

欧阳修：《希真堂东手种菊花十月始开》诗：种花勿种儿

女花^{〔1〕}，老大安能逐年少。

《过庭录》：黄鲁直（黄庭坚）曰：“某顷年^{〔2〕}，见京师相国寺卖大葫芦种，仍背一葫芦甚大，一粒数百金，人竞买，至春种，结乃瓢耳^{〔3〕}。”

《东原录》：俗谓“一钱为一金”。

【原诗今注】

（1）儿女花：萱草花。

（2）相蓝：北宋汴京大相国寺的省称。“蓝”，梵语“僧伽蓝摩”的略称，意即僧院、佛寺。宋人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十载：“俗谓南人入京师，效北语，过相蓝，辄读其榜曰‘大厮国寺’，传以为笑。”另见第五十八首原注《老学庵笔记》条。

【原注今校】

〔1〕种花勿种儿女花：“勿”原作“不”，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六册改。

〔2〕某顷年：原脱“年”，据丛书集成初编本《过庭录》补。

〔3〕结乃瓢耳：“乃”原作“仍”，据丛书集成初编本《过庭录》改。

【原诗】

(五)

牡丹曾进御袍深，
 黄瑞香花说到今⁽¹⁾。
 地处中央留正色，
 一枝菡萏灿如金⁽²⁾。

【原注】

张耒《和陈器之谢王浍池牡丹》诗自注：所得牡丹有御袍黄、添色红两种。

《清异录》：瑞香有洛白、扬红、汴黄、江紫，花之变极矣。

《墨庄漫录》：京师五岳观后凝祥池，有黄色莲花，甚奇，他处少见本也。

【原诗今注】

(1) 黄瑞香：瑞香一般开内白外红之花，有一种茎稍高开黄花的，叫“黄瑞香”。

(2) 菡萏：音hàn dàn，荷花的别称。

【原诗】

(六)

葛花压架影披离⁽¹⁾，

细界町畦似布棋。

谁道菠棱如铁甲⁽²⁾，

人传猥语撒芫荽⁽³⁾。

【原注】

《补笔谈》⁽¹⁾：黄瓔即今之朱藤也，枝下皆有叶⁽²⁾，如槐，其花穗悬紫色⁽³⁾，如葛花，可作菜食。火不熟，亦有小毒。京师人家园圃中，作大架种之，谓之“紫藤花”者是也。

张耒《二月二日挑菜节大雨不能出》诗自注：北方治菜畦如棋枰⁽⁴⁾，土极细匀。汲水灌之⁽⁵⁾，次第相及，殊可观也。

苏轼《春菜》诗：北方苦寒今未已⁽⁶⁾，雪底菠棱如铁甲。

《湘山野录》：李退夫（冲晦处士）游京师，居北郊别墅，带经灌园。一日，老圃请撒芫荽，即《博物志》张骞西域所得胡荽是也。俗传撒此物，须主人口颂猥语，播之则茂。退夫者，固矜纯节，执菜子于手撒之，但低声密诵曰“夫妇之道，人伦之性”云云。

【原诗今注】

(1) 披离：枝叶散乱貌。

(2) 菠棱：菠菜的原名。

(3) 撒芫荽：芫荽即香菜。除秽谈外，凡无关紧要之语，亦戏称“撒芫荽”。

【原注今校】

〔1〕《补笔谈》：原作《梦溪笔谈》，据四库本《补笔谈》卷下改。

〔2〕枝下皆有叶：“枝”原作“天”，据四库本《补笔谈》卷下改。

〔3〕其花穗悬紫色：“悬”原作“县”，据四库本《补笔谈》卷下改。

〔4〕北方治菜畦如棋枰：“枰”原作“秤”，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二十册改。

〔5〕汲水灌之：“水”原作“井”，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二十册改。

〔6〕北方苦寒今未已：“已”原作“巳”，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十四册改。

【原诗】

(七)

鹿眼篱疏豆叶稀⁽¹⁾，
 鸭头涨满稻苗肥。
 数行杨柳吴牛卧，
 十里莲花沙鸟飞。

【原注】

《湘山野录》：真宗（赵恒）深念稼穡，闻占城（越南南部）稻耐旱，西天绿豆子多而粒大，各遣使以珍货求其种。占城得种二十石，至今在处播之。西天中印土得绿豆种两石，不知今之绿豆是否。

杨侃《皇畿赋》：忽断苑墙，又连池御。介族千状，沙禽万类，尽游泳而往来，或浮沉而出处。柳笼荫于四岸，莲飘香于十里。属曲沟畎，高低稻畦，越卒执耒^{〔1〕}，吴牛行泥。霜早刈速，春寒种迟。春红粳而花绽，簸素粒而雪飞。何江南之野景，来辇下以如移？

【原诗今注】

〔1〕麇眼：麇之眼与篱笆眼均为棱形，故称篱曰“麇眼”。

【原注今校】

〔1〕越卒执耒：“耒”原作“手”，据中华书局点校本《汴京遗迹志》卷二十改。

【原诗】

（八）

戴胜飞时拨麦行^{〔1〕}，

翩翩衫綽下郊垆^{〔2〕}。

赭泥墙带黄茅屋，

中有纍丝声未停。

【原注】

杨侃《皇畿赋》：时或戴胜降桑，蝼蝈未鸣，野人登麦以先至，蚕妇贡丝而已成。

王楙《芟麦歌》：子妇奔忙事芟器，钐绰翩翩转双臂。曳笼腰间盈复弃，急载牛箱夜无寐。

《宋史·仁宗本纪》：天圣三年五月癸巳^{〔1〕}，幸御庄观刈麦，闻民舍机杼声，赐织妇茶帛。

徽宗（赵佶）《宫词》：籍田得驾循常典，拔麦园中结绮楼^{〔2〕}。

【原诗今注】

（1）戴胜：鸟名，似鹊但有羽冠，美丽耀目，俗呼“呼啼啼”或“山和尚”。

（2）钐：音shàn，即“钐镰”，又叫“钐刀”，一种长把大镰刀。垆：野外。

【原注今校】

〔1〕天圣三年五月癸巳：“五月”原作“四月”，据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卷九改。

〔2〕拔麦园中结绮楼：“拨”原作“泼”，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二十六册改。

【原诗】

(九)

纷纷暮雪巷停车，
寒逼红炉炭又加。
筛细麦糠煨活火，
瓦盆如法护南花。

【原注】

苏辙《南窗》诗：京城三日雪，雪尽泥方深。闭门谢还往^{〔1〕}，不闻车马音。

《猗觉寮杂记》：石炭自本朝河北、山东、陕西方出，遂及京师^{〔2〕}。陈尧佐理河东（山西）时^{〔3〕}，始除其税。

《曲洧旧闻》：木自南而北者，多苦寒。有一法：于腊月去根旁土，取麦糠厚覆之，火燃其糠俱成灰，深培如故，则不过一二年，皆能结实。若岁用此法，则与南方不殊。

【原注今校】

〔1〕 闭门谢还往：“还往”原作“往还”，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十五册改。

〔2〕 遂及京师：“及”原作“入”，据四库本《猗觉寮杂记》卷上改。

〔3〕 陈尧佐理河东时：“理”原作“漕”，据四库本《猗觉寮杂记》卷上改。

【原诗】

(十)

舞场歌馆镇宣阆⁽¹⁾，
 门状新书互拜年⁽²⁾。
 忽遇贵家携宅眷，
 碧油车下拾遗钿⁽³⁾。

【原注】

《清波杂志》：大父有手札药方，乃用旧门状纸为策赆见。元祐间，虽僧道谒刺，亦大书“谨祇候起居某官伏听处分”或云“谨状”。

《东京梦华录》：正月一日，士庶自早互相庆贺，坊巷皆结彩棚，铺陈冠梳、珠翠、头面、衣着、花朵、领抹、靴鞋、玩好之类，间列舞场歌馆，车马交驰。向晚，贵家妇女纵赏，惯习成风，不相笑讶⁽¹⁾。虽贫者，亦须新洁衣服，把酒相酬尔。

【原诗今注】

(1) 镇：时常。

(2) 门状：拜帖。

(3) 碧油车：以青色油布包装的车子。钿：音diàn，形如花朵的首饰。

【原注今校】

〔1〕不相笑讶：原脱“讶”，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六补。

【原诗】

(十一)

江梅不与蜡梅同，
疏影参差淡月中。
蝴蝶成双春燕耦^{〔1〕}，
恰宜人日贴屏风^{〔2〕}。

【原注】

《曲洧旧闻》：顷年近畿江梅甚盛。

梅尧臣《京师逢卖梅花》诗：大梁亦复卖梅花。

《云谷杂记》^{〔1〕}：王立之云：“蜡梅，山谷初见，戏作二绝，缘此盛于京师。”

《文昌杂录》：正月七日为人日，家家剪彩或镂金薄为人^{〔2〕}，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今世多刻为华胜像瑞图，金胜之形引释名华像，草木华也。

《东京梦华录》：立春剪彩蝶、春燕为瑞，人日亦然。^{〔3〕}

【原诗今注】

(1) 耦：一对，配偶。

(2) 人日：旧时指农历正月初七，并以此日天气占一年病灾祸福。

【原注今校】

[1] 《云谷杂记》：原作《灵谷杂记》，据四库本《云谷杂记》卷三改。

[2] 家家剪彩或镂金薄为人：“彩”原作“采”，据四库本《文昌杂录》卷三改。

[3] 立春剪彩蝶、春燕为瑞，人日亦然：此句今刊元本《东京梦华录》中无，其他典籍有类似记载。同第八十五首原注引文中的“象生果实”，均为作者所摘引的更接近原始本的《东京梦华录》中语。

【原诗】

(十二)

巧裁雪柳映花幡，
红蜡枝头落剪寒。
门外青丝送生菜⁽¹⁾，
打春牛小立雕盘⁽²⁾。

【原注】

张耒《立春》诗：车马纷纷残雪里，镂银剪彩舞新幡^{〔1〕}。

欧阳修《蝶恋花·帘幕东风寒料峭》词^{〔2〕}：红蜡枝头双燕小，金刀剪彩呈纤巧^{〔3〕}。

《文昌杂录》：立春则有彩胜、鸡燕、生菜。

《东京梦华录》：立春前一日，百姓卖小春牛，往往花装栏坐，上列百戏人物^{〔4〕}、春幡、雪柳^{〔5〕}，各相献送。

徽宗《宫词》：春日循常击土牛^{〔6〕}，香泥分去竞珍收。三农以此占丰瘠^{〔7〕}，应是宫娥暗有求。

【原诗今注】

（1）青丝：女子的头发，此指送生菜的女子。生菜：即今常食的草本植物生菜，叶狭长花色黄，叶可做蔬菜。

（2）打春牛：旧时风俗，小春牛为玩具。

【原注今校】

〔1〕镂银剪彩舞新幡：“彩”原作“采”，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二十册改。

〔2〕欧阳修《蝶恋花·帘幕东风寒料峭》词：原脱标题，据中华书局《欧阳修词笺注》补。

〔3〕金刀剪彩呈纤巧：“彩”原作“采”，据中华书局《欧阳修词笺注》改。

〔4〕上列百戏人物：“列”原作“立”，据中华书局《东京

梦华录注》卷六改。

〔5〕雪柳：“雪”原作“细”，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六改。

〔6〕春日循常击土牛：“循”原作“寻”，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二十六册改。

〔7〕三农以此占丰瘠：“以”原作“藉”，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二十六册改。

【原诗】

（十三）

露台风物接通明^{〔1〕}，

稳架鳌山搭彩棚^{〔2〕}。

照耀九门如白昼^{〔3〕}，

隔帘人影对莲灯^{〔4〕}。

【原注】

徽宗《宫词》：彩缔鳌山耸禁街，瑞门帘卷五云开。元宵佳景同民乐，不禁人行近露台^{〔1〕}。元夕风光属太平，烛龙衔耀照严城。鳌峰屹立通明观，绛炬宵辉上下明。

《容斋四笔》：京师以元夕张灯开宴时再复湟、鄯（青海西宁），徽宗赋诗赐群臣，其颌联云：“午夜笙歌连海峤，春风灯火过湟中。”

《东京梦华录》：元宵，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2]，立木正对宣德楼，游人已集御街^[3]。至正月七日，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面北悉以彩结山沓^[4]，上皆画神仙故事^[5]。横列三门^[6]，各有彩结，金书大牌曰“宣和与民同乐”。山左右以彩结佛像跨狮子。用辘轳绞水上灯山尖高处^[7]，用木柜贮之，逐时放下，如瀑布状。又于左右门上，各以草把缚成戏龙之状，用青幕遮笼，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

王珪《恭和御制上元观灯》诗^[8]：六鳌海上架山来。

《侯鯖录》：京师元夕放灯三夜，钱氏纳土进钱买两夜，今十七、十八夜灯，因钱氏而添之。

《铁围山丛谈》：上元张灯，天下只三日，都邑旧亦然。后都邑独五夜，相传谓吴越钱王（钱俶）来朝，进钱若干买此两夜，因为故事，非也。盖乾德（太祖年号）间，蜀孟氏初降，正当五年之春正月，太祖以年丰时平，使士民纵乐，诏开封增两夜，自是始。

王安石《上元戏呈贡父》诗：车马纷纷白昼同，万家灯火暖春风。

张耒《上元思京辇旧游》诗：九门灯火夜交光，罗绮风来扑面香。信马恣穿深柳巷，随身偷看隔帘妆。

《东京梦华录》：矾楼^[9]，元夜则每一瓦陇中，皆置莲灯一

盞。

【原诗今注】

(1) 露台：临时搭建的演出场地，《东京梦华录》卷六《元宵》：“楼下用枋木垒成露台一所。” 通明：通明殿，传说中玉帝的宫殿。

(2) 鳌山：灯山。

(3) 九门：古制天子设九门，此指皇城、京城。

(4) 隔帘人影：《东京梦华录》卷六《元宵》：“宣德楼上皆垂黄缘帘……帘内亦作乐，宫嫔嬉笑之声，下闻于外。”

【原注今校】

〔1〕 不禁人行近露台：“人行”原作“行人”，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二十六册改。

〔2〕 开封府绞缚山棚：原脱“府”，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六补。

〔3〕 游人已集御街：后原有“两廊下”，但“两廊下”接述的是“奇术异能，歌舞百戏”，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六删。

〔4〕 面北悉以彩结山沓：原脱“以”“沓”，“彩结”作“结彩”，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六补、改。书中元本“沓”作“杏”。

〔5〕 上皆画神仙故事：原脱“上”，据中华书局《东京梦

华录注》卷六补。

〔6〕横列三门：“三”原作“山”，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六改。

〔7〕用辘轳绞水上灯山尖高处：“用”原作“开”，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六改。

〔8〕王珪《恭和御制上元观灯》诗：原脱标题，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九册补。

〔9〕矾楼：原脱，造成语意大变且不能成立，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二补。

【原诗】

(十四)

廊下新将百戏呈，
金钱故作打人声^{〔1〕}。
仙倡效技侏童走^{〔2〕}，
一路灯光接马行^{〔3〕}。

【原注】

《后村诗话》：尹少稷（尹穉）《靖康元夕》诗：“景龙只是当时路，不见金钱打着人。”

《东京梦华录》：正月十五日，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鳞鳞相切。击丸、蹴鞠、踏索、上竿、赵野人倒吃冷淘^{〔1〕}、张九哥

吞铁剑、小健儿吐五色水、旋烧泥丸子，更有猴呈百戏^[2]、鱼跃刀门^[3]、使唤蜂蝶、追呼蝼蚁、沙书、地谜，奇巧百端。

李元叔《广汴都赋》：观夫仙倡效技、侏童呈材，或寻橦走索、舞豹戏熊，则观者为之目炫；或铿金击石、吹竹弹丝，则听者为之意迷。

《铁围山丛谈》：上元五夜，马行南北几十里，夹道药肆，盖多国医，咸巨富，声伎非常，烧灯尤壮观，故诗人亦多道马行街灯火^[4]。

【原诗今注】

(1) 金钱故作打人声：元夕宋帝登瑞门（宣德楼）观灯，有“赐御酒，撒金钱”之说。宋话本《志诚张主管》载：“两个来瑞门下看灯，正撞着当时赐御酒，撒金钱，好热闹！”

(2) 侏童：古时在特定场合表演的儿童，亦称“侏子”“善童”。

(3) 马行：马行街。

【原注今校】

[1] 击丸、蹴鞠、踏索、上竿、赵野人倒吃冷淘：“蹴”原作“蹋”，“吃”原作“吞”，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六改。

[2] 更有猴呈百戏：“戏”原作“技”，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六改。

〔3〕鱼跃刀门：“刀”原作“龙”，并脱“门”，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六改、补。

〔4〕故诗人亦多道马行街灯火：原脱“亦”“街”，据丛书集成初编本《铁围山丛谈》卷四补。

【原诗】

（十五）

轮声辘辘过天街^{〔1〕}，
旋买奇花去复回。
却指门神换新样，
浑金画出虎头来。

【原注】

张耒《上元都下》诗：管弦楼上争沽酒，巧笑车头旋买花。又：轮声辘辘归何处，留得红笼绛腊香。

《枫窗小牋》：汴中家户，门神多番样，戴虎头盔。而王公之门，至以浑金饰之。

【原诗今注】

（1）天街：北宋汴京城中心御街，遗址即今开封城中轴线中山路。

【原诗】

(十六)

晶陂春水绿迢迢^{〔1〕}，
一簇浓妆独木桥。
乱逐落红扑蝴蝶，
踏青最好是花朝。

【原注】

梅尧臣《京师逢卖梅花》诗：对门独木危桥上，少妇髻鬟犹戴归^{〔1〕}。

杨侃《皇畿赋》：晴涧望晶陂之色，山水观惠民之渠。

《广群芳谱》：《诚斋诗话》^{〔2〕}：东京二月十二日日“花朝”，为扑蝶会。

【原诗今注】

(1) 晶：音xiǎo，彰显。

【原注今校】

〔1〕少妇髻鬟犹戴归：“戴”原作“带”，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五册改。

〔2〕《广群芳谱》：《诚斋诗话》：原作《诚斋诗话》，据上海书店影印本《广群芳谱》天时谱·二月补。

【原诗】

(十七)

花发春城似去年，
踏莎游骑趁新烟^{〔1〕}。
迎风巧串子推燕，
杨柳一枝和露鲜。

【原注】

秦观《春词绝句》^{〔1〕}：都城春富百花披，长忆人归驻马时。浅色御黄应好在，为谁还发去年枝。

欧阳修《和禹玉（王珪）较艺将毕》诗：踏青寒食追游骑，赐火清明忝侍臣^{〔2〕}。

《东京梦华录》：寻常京师以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大寒食，前一日谓之“炊熟”^{〔3〕}，用面造枣锢飞燕，柳条串之，插于门楣，谓之“子推燕”。

【原诗今注】

〔1〕莎：草名。

【原注今校】

〔1〕《春词绝句》：原脱“绝句”，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十八册补。

〔2〕赐火清明忝侍臣：“忝”原作“添”，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六册改。

〔3〕前一日谓之“炊熟”：“谓”原作“为”，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七改。

【原诗】

（十八）

一盂麦饭荐坟园，
拜扫人归笑语喧。
杨穗草簪连绮陌^{〔1〕}，
掉刀黄胖挂车辕^{〔2〕}。

【原注】

《东京梦华录》：寒食节，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抵暮而归。各携枣饅、炊饼、黄胖、掉刀、名花、异果、山亭、戏具、鸭卵、鸡雏之类，谓之“门外土仪”。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四垂遮映。自此三日，皆出城上坟，但一百五日最盛。

《耆旧续闻》：余尝见本事曲《鱼游春水》词云：“因开汴河得一碑，石刻此词，以为唐人所作，云：‘嫩草初抽碧玉簪，绿柳轻拂黄金穗^{〔1〕}。’”

《渭南文集·跋嵩山景迂集》：《嵩山景迂廊峙排闷诗》云^{〔2〕}：“莫言无妙丽，土稚动金门。廊（陕西富县）夫善作土偶儿^{〔3〕}，宫禁及贵戚家争以高价取之为玩。丧乱阻隔，南人不复知此

句，遂亦难解。”

【原诗今注】

(1) 杨穗：杨花。草簪：草的枝叶。

(2) 掉刀：古代一种刀首上阔的剑形战刀，此为玩具刀。黄胖：黄土泥人。

【原注今校】

〔1〕绿柳轻拂黄金穗：“柳”原作“杨”，据四库本《耆旧续闻》卷九改。

〔2〕《渭南文集·跋嵩山景迂集》：《嵩山景迂鄙时排闷诗》云：原作“《渭南集》嵩山景迂鄙时排闷诗”，据四库本《渭南文集》卷二十九补。

〔3〕鄙夫善作土偶儿：“儿”原作“见”，据四库本《渭南文集》卷二十九改。

【原诗】

(十九)

春衣才试草为茵，
半是城中摔脚人。
帚秆大标黄字酒，
年年褰饮傍池滨⁽¹⁾。

【原注】

张耒《早春》^[1]诗：何事都城轻薄子，买欢沽酒试春衣。

《东京梦华录》：清明，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2]。

方以智《通雅》：清明出游曰“摔脚”。宋清明禁卫作乐四出^[3]，曰“摔脚”。

《容斋续笔》：今都城（汴京）与郡县酒务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于外，以青白布数幅为之，征者随其高卑大小，村店或挂瓶瓢标帚秆^[4]。

王冕《金水河春兴》诗：慷慨唤来黄字酒。

王安石《金明池》诗：宜秋西望碧参差，忆看乡人禊饮时。

【原诗今注】

（1）禊：音xì，古时春秋两季在水边举行的消除不详的仪式。

【原注今校】

[1]《早春》：原作《春日》，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二十册改。

[2]遍满园亭：“满”原作“游”，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七改。

[3]宋清明禁卫作乐四出：“卫”原作“街”，据四库本

《通雅》卷十二改。

〔4〕村店或挂瓶瓢标帚秆：“店”原作“居”，据四库本《容斋续笔》改。

【原诗】

(二十)

清和开煮酒如淮⁽¹⁾，
抬阁层层伎乐排⁽²⁾。
糖水香汤传浴佛，
几人禅院作清斋。

【原注】

《东京记》：宋时检点所，以四月开煮，作抬阁、伎乐戏大酺也。

《东京梦华录》：四月八日佛生日，十大禅院，各有浴佛斋会，煎香药糖水相遗，名曰“浴佛水”。

【原诗今注】

(1) 清和：农历四月俗称“清和月”。

(2) 抬阁：方形小阁上分布小孩装扮的神仙、历史人物，由人抬着且行且表演的一种民间游艺活动。

【原诗】

(二十一)

花花巧扇护新妆，
 叠雪罗衫带药香。
 百索水团三角粽⁽¹⁾，
 齐簪蒲艾过端阳。

【原注】

《文昌杂录》：唐岁时节物：元日则有屠苏酒、五辛盘、咬牙饧，人日则有煎饼，上元则有丝笼，二月二日则有迎富贵果子，三月三日则有镂人，寒食则有假花、鸡球、镂鸡子、子推蒸饼、饧粥，四月八日则有糕糜，五月五日则有百索、粽子，夏至则有结杏子，七月七日则有金针、织女台、乞巧果子，八月一日则有点灸杖子，九月九日则有茱萸、菊花酒糕，腊日则有口脂面、药澡豆，立春则有彩胜、鸡燕、生菜。今岁时遗问略同，但糕糜、结杏子、点灸杖子今不行尔。如此之类甚多，略概举记常时所重也。

《东京梦华录》：端午节物：百索、艾花、银样鼓儿、花花巧画扇、香糖果子、粽子、白团、紫苏、菖蒲、木瓜，并皆茸切，以香药相和，用梅红匣子盛裹。自五月一日卖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与粽子、五色水团、茶酒供养，又钉艾人于门上。

【原诗今注】

(1) 百索：又名“长命缕”。旧俗夏至后，臂或项处戴五色彩丝绳，可避邪。水团：又名“白团”，黏面粉包糖制成，花色繁多，为端午节令食品。

【原诗】

(二十二)

不是烧香即冶游⁽¹⁾，
 丛祠新把府君酬⁽²⁾。
 灵台社火今年好⁽³⁾，
 为有秋苗一半收。

【原注】

《东京梦华录》：六月六日州北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州西灌口二郎生日，百姓献送甚多。其社火呈于露台之上，所献之物，动以万数。自早呈拽百戏，如上竿、踢弄、跳索、相扑、鼓板、小唱、斗鸡、说诨话、杂扮、商谜、合笙、乔筋骨、乔相扑、浪子杂剧、叫果子、学像生⁽¹⁾、掉刀、装鬼、研鼓、牌棒、道术之类，色色有之。

《石湖诗集》：《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自注⁽²⁾：民间鼓乐，谓之“社火”，不可悉记，大抵以滑稽取笑。

韩琦《六月六日雨后过岳庙游从封寺观稼席上》⁽³⁾诗：虽

妨麦始二停获^{〔4〕}，且见苗知一半收。自注：农语有之。

【原诗今注】

(1) 冶游：原指男女外出游玩，后指狎妓。

(2) 丛祠：建在丛林中的神庙。府君：指崔府君，原名崔珙，唐代灵验县官，死后封神，为掌管生死簿的冥府判官。

(3) 灵台：祭台。

【原注今校】

〔1〕学像生：“生”原作“声”，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八改。

〔2〕《石湖诗集》：《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自注：原作《石湖集》，并脱标题，据四库本《石湖诗集》卷二十三补。

〔3〕《六月六日雨后过岳庙游从封寺观稼席上》：原作《六月六日观稼》，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六册补。

〔4〕虽妨麦始二停获：“二”原作“三”，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六册改。

【原诗】

(二十三)

伏日颁冰苦不多^{〔1〕}，

移床施簟听新歌⁽²⁾。

宜人水饭凉冰齿，

包子清香裹绿荷。

【原注】

梅尧臣《次韵和永叔（欧阳修）石枕与笛竹簟》诗：京师贵豪空有力，六月耐此炎蒸剧。早风赤日吹热来，大厦高檐任雕饰。头颅汗匝无富贫⁽¹⁾，虽有颁冰论官职。

王禹偁《伏日偶作》诗：移床施簟就南轩，门掩闲坊半树蝉⁽²⁾。

《东京梦华录》：都人最重三伏，盖六月中别无时节，往往风亭水榭，峻宇高楼，雪槛冰盘，沉李浮瓜，流杯曲沼，苞鲜新荷，远途笙歌，通夕始罢。

《澠水燕谈录》：士夫筵饌，率以傅饩，或在水饭之前。

《膳夫录》：汴中节食，上元油飩，人日六一菜，上巳手里行厨⁽³⁾，寒食冬凌，四月八指天馐馅，重午如意圆，伏日绿荷包子，二社辣鸡膋，中秋玩月羹，中元盂兰饼馅，重九米锦，腊日萱草面。

【原诗今注】

(1) 颁冰：朝廷分配的冰块。

(2) 簟：音 di à n，竹席。

【原注今校】

〔1〕头颅汗匝无富贫：“匝”原作“巾”，“贫”原作“贵”，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五册改。

〔2〕门掩闲坊半树蝉：“闲”原作“间”，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二册改。

〔3〕上巳手里行厨：“巳”原作“已”，据《说郛》一百二十卷本《膳夫录》改。

【原诗】

（二十四）

笼中络纬助清愁^{〔1〕}，
竹扇轻摇不彻头。
瞥见儿童戴楸叶，
谁将旧样剪新秋。

【原注】

宋子京（宋祁）诗《夜分不寐二首》^{〔1〕}：愁人底事最堪恨^{〔2〕}，络纬啼时无妇惊。

《老学庵笔记》：竹骨扇子以木为柄，旧矣。忽变为短柄，止插至扇半，名“不彻头”。

《东京梦华录》：立秋日，满街卖楸叶，妇女儿童辈，皆剪成花样戴之。

《志雅堂杂抄》：向旧都（汴京）天街有剪诸色花样者，极精妙，随所欲而成。

【原诗今注】

（1）络纬：即莎鸡，六月振羽札札作声如纺丝，故名。

【原注今校】

〔1〕宋子京诗《夜分不寐二首》：原脱标题，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四册补。

〔2〕愁人底事最堪恨：“愁人”原作“人间”，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四册改。

【原诗】

（二十五）

双头莲供彩楼旁，
谷板花瓜笑屠糖。
妾意坚如磨喝乐^{〔1〕}，
郎情薄似蜡鸳鸯。

【原注】

《容斋三笔》：太平兴国（太宗年号）三年七月，诏七夕嘉辰著于甲令^{〔1〕}。今之习俗多用六日，非旧制也，宜复用七日。

《东京梦华录》：七夕^{〔2〕}，街内皆卖磨喝乐，乃小塑土偶耳。悉以雕木彩装栏座，或用红纱碧笼，或饰以金珠牙翠，有

一对值数千者。又以黄蜡铸为鳧、雁、鸳鸯、鸂鶒、龟、鱼之类，彩画金缕，谓之“水上浮”。又以小板上傅土，旋种粟令生苗，置小茅屋、花木，作田舍家小人物，皆村落之态，谓之“谷板”。又以瓜雕刻成花样，谓之“花瓜”。又以油面糖蜜造为笑靥儿，谓之“果食”。前三五日，车马盈市，罗绮满街。旋折未开荷花，都人善假做双头莲，取玩一时。至初六日七日晚^[3]，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铺陈磨喝乐、花瓜、酒炙、笔砚、针线，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磨喝乐本佛经摩睺罗，今通俗而书之。

【原诗今注】

(1) 磨喝乐：喜庆的泥娃娃，大小、装饰不一。

【原注今校】

[1] 诏七夕嘉辰著于甲令：“甲令”原作“令甲”，据四库本《容斋三笔》改。

[2] 七夕：“夕”原作“日”，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八改。

[3] 至初六日七日晚：原脱第一个“日”，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八补。

【原诗】

(二十六)

贫家女儿也穿针，
半臂凉添不制襟。
盒里蜘蛛如米大，
吐丝可许结同心。

【原注】

《东京梦华录》：妇女望月穿针，或以小蜘蛛安盒子内，次日看之，若网圆正，谓之“得巧”。里巷与妓馆，往往列之门首，争以侈靡相尚。

《程史》：宣和（徽宗年号）之季，京师妇人便服不施襟纽，束身短制，谓之“不制襟”，始自宫掖，未几通国皆服之。

【原诗】

(二十七)

雨滴秋街静不哗，
萧骚土市细铺沙⁽¹⁾。
砍来楝叶迎枝买，
肩上红挑洗手花。

【原注】

范成大《市街》诗：梳行讹杂马行残，药市萧骚土市寒。

惆怅软红佳丽地，黄沙如雨扑征鞍。

《东京梦华录》：中元节先数日，市井卖冥器、靴鞋、幞头、帽子、金犀假带、五彩衣服，以纸糊架子盘游出卖。中元前一日，即卖楝叶，享祀时铺衬桌面。又卖麻谷窠儿^{〔1〕}，亦是系在桌子脚上，乃告祖先秋成之意。

《枫窗小牋》：鸡冠花汴中谓之“洗手花”，中元节前儿童唱卖，以供祖先。

【原诗今注】

(1) 萧骚：萧条之意。

【原注今校】

〔1〕又卖麻谷窠儿：“儿”原作“鬼”，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八改。

【原诗】

(二十八)

道场设处祭孤魂，
罗列钱山待夜昏。
北向冬寒南向暖，
盂兰会里看烧盆。

【原注】

《东京梦华录》：中元节设大会，焚钱山，祭军阵亡殁，设

孤魂道场。

《老学庵笔记》：故都（汴京）残暑不过七月中旬，俗以望日具素馔享先，织竹作盆盎状，贮纸钱，承以一竹，焚之，视盆倒所向以占气候，谓向北则冬寒，向南则冬温，向东西则寒温得中，谓之“盂兰盆”，盖俚俗老媪辈之言也。

【原诗】

（二十九）

为有河灯暂出城，
水风凉送踏歌声。
小儿只在街头戏，
阿母应留玩月羹^{（1）}。

【原注】

《东京梦华录》：中秋儿童连宵嬉戏，夜市骈阗，至于通晓。

《膳夫录》：汴中节食，中秋玩月羹。

苏轼《中秋见月和子由》诗^{（1）}：何人舣舟临古汴，千灯夜作鱼龙变。曲折无心逐浪花，低昂赴节随歌板。自注：是夜，贾客舟中放水灯。

【原诗今注】

（1）玩月羹：由北宋汴京张手美饮食店首创的中秋节令食品，以桂园、莲子、藕粉等烹制而成。

【原注今校】

〔1〕苏轼《中秋见月和子由》诗：标题原作《和子由中秋见月》，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十四册改。

【原诗】

（三十）

又届黄花笑靥时，
凤城歌管故迟迟^{〔1〕}。
花糕尽学狮蛮样，
玉手掺掺插彩旗^{〔2〕}。

【原注】

《碧鸡漫志》：晏叔原（晏几道）年未至，乞身退居京城赐第^{〔1〕}，不识诸贵之门。蔡京重九冬至，遣客求长短句，欣然两为作《鹧鸪天》：“九日悲秋不到心，凤城歌管有新音。风凋碧柳愁眉淡，露染黄花笑靥深。初过雁，已闻砧，绮罗丛里胜登临。须教月户纤纤玉，细捧霞觞艳艳金。”“晓日迎长岁岁同，太平箫鼓闲歌钟^{〔2〕}。云高未有前村雪，梅小初开昨夜风。罗幕翠，锦筵红，钗头罗胜写宜冬，从今屈指春期近^{〔3〕}，莫使金樽对月空。”

《东京梦华录》：重阳前一二日，各以粉面蒸糕遗送，上插剪彩小旗^{〔4〕}，又以粉作狮子蛮王之状，置于糕上，谓之“狮

蛮”。

【原诗今注】

(1) 凤城：指京都之城。

(2) 掺：执持。掺掺：女子的手纤细美好的样子。

【原注今校】

〔1〕乞身退居京城赐第：原脱“退”，据丛书集成初编本《碧鸡漫志》卷二补。

〔2〕太平箫鼓闲歌钟：“闲”原作“间”，据丛书集成初编本《碧鸡漫志》卷二改。

〔3〕从今屈指春期近：“期”原作“明”，据丛书集成初编本《碧鸡漫志》卷二改。

〔4〕上插剪彩小旗：“彩”原作“采”，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八改。

【原诗】

(三十一)

轻篋应是拜坟归⁽¹⁾，

斜插松枝带夕晖。

厢使今宵宽火禁⁽²⁾，

家家门径化寒衣。

【原注】

《程氏外书》^{〔1〕}：拜坟则十月一日拜之，感霜露也。

《东京梦华录》：九月下旬，即卖冥衣、靴鞋、席帽、衣緞，以十月朔日烧献故也。十月一日，士庶皆出城脩坟。

《东轩笔录》：京师火禁甚严，将夜分即灭烛，故士庶家凡有醮祭者，必先关厢使，以其焚楮币^{〔2〕}，在中夕之后也。

【原诗今注】

(1) 篴：竹制小轿。

(2) 厢：宋代城市下级行政机构，相当今之街道办事处。

【原注今校】

〔1〕《程氏外书》：原作《程氏遗书》，据中华书局点校本《二程集》之《程氏外书》卷二改。

〔2〕以其焚楮币：“币”原作“帛”，据丛书集成初编本《东轩笔录》卷十改。

【原诗】

(三十二)

暖炉会里作消寒，

金橘清香竹子酸。

梨栗反嗤乡味贱，

霜苞橄榄共登盘^{〔1〕}。

【原注】

《东京梦华录》：十月一日，民间皆置酒作暖炉会。

《归田录》：金橘产于江西以远，难至都中，初不识。明道、景祐（仁宗年号）初，始与竹子俱至京师。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后遂不至，而金橘香清味美，置之樽俎间，光彩灼烁^{〔1〕}，如金弹丸，诚珍果也。

杨侃《皇畿赋》：其或阳香千树之梨，扶乐千树之栗^{〔2〕}。

《小学》：温公（司马光）曰：“先公为郡牧判官^{〔3〕}，客至未尝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过七行。酒沽于市，果止梨、栗、枣、柿，肴止脯醢、菜羹，器用瓷漆。当时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会数而礼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非远方珍异，食非名品，器皿非满案，不敢会宾友。常数日营聚，然后敢发书。苟或不然，人争非之，以为鄙吝，故不随俗奢靡者鲜矣，嗟乎！风俗颓弊如是，居位者虽不能禁，忍助之乎？”

欧阳修《橄榄》诗：霜苞入中州，万里来江波。幸登君子席，得与众果罗。

【原诗今注】

（1）霜苞：即柑橘。柑橘有外皮包裹，且经霜后始熟，故名。

【原注今校】

〔1〕光彩灼烁：“彩”原作“采”，据丛书集成初编本《归田录》卷二改。

〔2〕扶乐千树之栗：“栗”原作“枣”，据中华书局点校本《汴京遗迹志》卷二十改。

〔3〕先公为郡牧判官：原脱“郡牧”，据商务印书馆本《小学集解》卷六补。

【原诗】

（三十三）

下元灯火御街头，
女伴招邀踏月游。
花脚近来防颿步，
不须惆怅鬼矾楼。

【原注】

《春明退朝录》：太宗（赵光义）时，三元不禁夜，上元御乾元门，中元下元御东华门。

《九曜斋笔记》：永亨《搜探异闻录》^{〔1〕}：太平兴国五年十月下元，京师始张灯，如上元之日。

《鸡肋编》：少壮者，自臂而下文刺至足，谓之“花腿”^{〔2〕}。京师旧日浮浪辈以此为夸。

《猗觉寮杂记》：京师以探刺者为覩步。

《老学庵笔记》：京师沟渠极深广，亡命多匿其中，自名为“无忧洞”。甚者盗匿妇人，又谓之“鬼矾楼”。国初至兵兴常有之，虽才尹不能绝也。

【原注今校】

〔1〕《九曜斋笔记》：永亨《搜探异闻录》：原作《搜探异闻录》，据聚学轩丛书本《九曜斋笔记》卷三补。

〔2〕谓之“花腿”：“腿”原作“脚”，据四库本《鸡肋编》卷下改。

【原诗】

（三十四）

金樽泛处锦筵红，

一九才交出手慵。

换取新衣斋祀祖，

钗头罗胜写宜冬^{〔1〕}。

【原注】

晏几道《鹧鸪天·晓日迎长岁岁同》词^{〔1〕}：罗幕翠，锦筵红。钗头罗胜写宜冬。从今屈指春期近^{〔2〕}，莫使金樽对月空。

《齐东野语》：古有数九，九之语盖自至后起。

《东京梦华录》：冬至，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

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

【原诗今注】

(1) 罗胜：古代用绢或纸剪制的头饰，亦称“花胜”。

【原注今校】

〔1〕晏几道《鹧鸪天·晓日迎长岁岁同》词：标题原作《冬至》，据丛书集成初编本《碧鸡漫志》卷二改。

〔2〕从今屈指春期近：“期”原作“明”，据丛书集成初编本《碧鸡漫志》卷二改。

【原诗】

(三十五)

面堂萱草碧垂丝，
粥号梅花巧妇炊。
方外今朝调七宝⁽¹⁾，
门徒方许受斋糜。

【原注】

《膳夫录》：汴中节食，腊日萱草面。

《山家清供》：诚斋（杨万里）《梅粥》诗：“脱蕊收将熬粥吃。”

《东京梦华录》：腊月初八日，诸大寺作浴佛会，并送七宝五味粥与门徒，谓之“腊八粥”。都人是日各家亦以果子、杂

料煮粥而食也。

张耒《庚辰腊八日大雪》诗：平生腊八日，借钵受斋糜。

【原诗今注】

(1) 方外：僧道所言，世外之意，此指寺观。

【原诗】

(三十六)

猪头烂熟粉团新⁽¹⁾，
酬酒烧钱报赛辰⁽²⁾。
涂抹灶门司命醉⁽³⁾，
安排酒酌请比邻。

【原注】

范成大《祭灶词》诗⁽¹⁾：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小留连⁽²⁾，家有杯盘丰典祀。猪头烂熟双鱼鲜⁽³⁾，豆炒甘松粉饵团。男儿酌献女儿避⁽⁴⁾，酬酒烧钱灶君喜。

《东京梦华录》：十二月二十四日，贴灶马于灶上⁽⁵⁾。以酒糟涂抹灶门⁽⁶⁾，谓之“醉司命”。

【原诗今注】

- (1) 粉团：糯米、豆沙等做成的节令食品。
- (2) 赛：古时祭祀酬报神恩。
- (3) 司命：神名，后俗称灶神为司命。

【原注今校】

〔1〕范成大《祭灶词》诗：原脱标题，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四十一册补。

〔2〕云车风马小留连：“小”原作“尚”，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四十一册改。

〔3〕猪头烂热双鱼鲜：“热”原作“熟”，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四十一册改。

〔4〕男儿酌献女儿避：“献”原作“酒”，“避”原作“起”，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四十一册改。

〔5〕贴灶马于灶上：“上”原作“门”，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十改。

〔6〕以酒糟涂抹灶门：“门”原作“上”，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十改。

【原诗】

（三十七）

看焚柏子松椒花⁽¹⁾，
壁上时牌阅岁华⁽²⁾。
床底家家照虚耗⁽³⁾，
不知虚耗在谁家。

【原注】

王禹偁《有伤》诗^{〔1〕}：壁上时牌催昼夜，案头朝报见存亡。

《异闻总录》：京师风俗，每除夜必明灯于厨厕等处，谓之“照虚耗”。

《东京梦华录》：十二月二十四日夜，于床底点灯，谓之“照虚耗”。

【原诗今注】

(1) 看焚柏子松椒花：古代有年前燃薪盆驱邪镇魅的习俗。

(2) 时牌：宋代铜制刻漏记时装置。

(3) 虚耗：古代民间传说中给人招祸的鬼怪。

【原注今校】

〔1〕王禹偁《有伤》诗：原脱标题，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二册补。

【原诗】

(三十八)

隔夜儿童争卖困，

试年乡俗更呼卢^{〔1〕}。

又听锣鼓街头闹，

挨户收钱打野胡。

【原注】

陆游《岁首书事》诗：呼卢院落哗新岁，卖困儿童起五更。自注：乡俗岁夕聚博谓之“试年度”，立春未明相呼“卖春困”，亦旧俗也^{〔1〕}。

《东京梦华录》：近岁节，有贫者三数人为一伙，装妇人、神鬼，敲锣击鼓，巡门乞钱，俗呼为“打夜胡”，亦驱祟之道也。

《云麓漫抄》：世俗岁将除^{〔2〕}，乡人相率为傩俚语，谓之“打野胡”。

【原诗今注】

（1）卢：古代赌博掷五子全黑，称“卢”，为胜彩。

【原注今校】

〔1〕亦旧俗也：原“旧”后多“京”，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四十册删。

〔2〕世俗岁将除：原脱“将”，据丛书集成初编本《云麓漫抄》卷九补。

【原诗】

（三十九）

饮罢屠苏喜气生，

万家灯火接平明⁽¹⁾。

剧怜守岁咚咚鼓⁽²⁾，

攒点偏迟下五更。

【原注】

《云麓漫抄》：正月旦日，世俗皆饮屠苏酒，自幼及长。

《东京梦华录》：至除日，士庶之家，围炉团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

《春明退朝录》^{〔1〕}：京师街衢置鼓于小楼之上，以警昏晓。太宗时，命张公洎制坊名，列牌于楼上。按：唐马周始建议置六街鼓，号曰“咚咚鼓”，惟两京有之。后北都亦有咚咚鼓，是则京都之制也。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此后金吾之职遂废之矣。

《俗考》：宋世，国祚长短，讖有“寒在五更头”之忌。于是宫掖及州县，更漏皆去五更后二点，又并初更去其前二点以配之，首尾止二十一点，今犹沿之，故曰：“一更三点禁人行，五更三点放人行。”太祖（赵匡胤）以鼓多惊寝，遂易以铁磬，此更鼓之变也。或谓之“钲”，即今之“云板”也。陈履常诗：“残点连声杀六更。”汪元量诗：“乱点传筹杀六更。”今报更咚咚鼓将尽，则云板连敲，谓之“杀更”。

《愚见纪忘》：常疑五更古今通用，何宋时独用六更耶？近考《宋史》，自太祖建隆庚申受禅，至理宗景定元年，历五庚

申又十六年而宋亡，盖符太祖卜世于陈抟“睡到五更醒时再来问”之说，“庚”“更”同音，以此禁中常打六更，而外方则谓之“攒点”也^{〔2〕}。

【原诗今注】

(1) 平明：拂晓。

(2) 剧怜：非常可怜。

【原注今校】

〔1〕《春明退朝录》：原脱“春明”，据丛书集成初编本《春明退朝录》补。

〔2〕而外方则谓之“攒点”也：“外方”原作“方外”，据中华书局点校本《宋东京考》卷二改。

【原诗】

(四十)

太师桥畔柳花多^{〔1〕}，

旖旎垂杨覆绿波。

知是担头香印过^{〔2〕}，

暖风吹送数声锣。

【原注】

《齐东野语》：刘子翬《汴京纪事》诗，一联为极佳，诗云：“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风杨柳相公桥。”按《屏山集》：《汴

京纪事》诗：“夜月池台王傅宅^{〔1〕}，春风杨柳太师桥。”

《青箱杂记》：太祖庙讳匡胤，语讹近“香印”，故今世卖香印者不敢斥呼^{〔2〕}，鸣锣而已。仁宗庙讳贞，语讹近“蒸”，今内廷上下皆呼“蒸饼”为“炊饼”，亦此类。

【原诗今注】

(1) 太师桥：北宋宰相蔡京宅前汴河上的桥。

(2) 香印：印香的金属用具。所谓印香，即将香料粉用金属印格印成字，香料燃烧后仍存字迹。

【原注今校】

〔1〕夜月池台王傅宅：“台”原作“塘”，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三十四册改。

〔2〕故今世卖香印者不敢斥呼：原脱“者”，据丛书集成初编本《青箱杂记》卷二补。

【原诗】

(四十一)

竹萌短短黄沾土^{〔1〕}，

杏子垂垂青带毛。

早见谷林红万树，

清风楼上拌樱桃。

【原注】

韩驹《答蔡伯世食笋》诗：岂知苦竹萌，风味常独擅。昔我居锦城，屡吃田家饭。扶杖自入箬^{〔1〕}，煨此犍角茧^{〔2〕}。后参鹤林禅，馈我桑门饌。烝烝沸鼎中，乱下白玉片。惟无他物乘，始觉真味现。三年客东都，锦箬宁复见^{〔3〕}。千金洛阳来，惟充大官膳。前时过君食，欣逢故人面。

晁冲之《和寄叶甥少蕴内翰见招》诗^{〔4〕}：园宜杏子非时结。

杨侃《皇畿赋》：瓜重南门，笋宜修竹。朱樱宜于谷林，丹杏出于尉池。

《东京梦华录》：四月，在京七十二户诸正店，初卖煮酒，市井一新，惟州南清风楼最宜夏饮。初尝青杏，乍荐樱桃；时得嘉宾，觥酬交作^{〔5〕}。

《猗觉寮杂记》：北人以乳酪拌樱桃食之。

【原诗今注】

（1）竹萌：即竹笋。

【原注今校】

〔1〕扶杖自入箬：“入”原作“人”，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二十五册改。

〔2〕煨此犍角茧：“犍”原作“独”，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二十五册改。

〔3〕锦箨宁复见：“宁”原作“那”，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二十五册改。

〔4〕晁冲之《和寄叶甥少蕴内翰见招》诗：原脱标题，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二十一册补。

〔5〕觥酬交作：“作”原作“错”，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八改。

【原诗】

（四十二）

柳穿鳀鲤腮翻赤^{〔1〕}，

蒲裹车螯汁吐浑^{〔2〕}。

斫脍争如南馔好^{〔3〕}，

达头鱼并假河魮^{〔4〕}。

【原注】

周邦彦《汴都赋》：其鱼则有鱣鲤鲨鮪，鰕魮鳀鲈，魴鱒鰭鯧，鳊鲙王鲙，科斗魁陆，鼃鼃螯蜃，含蜃巨螯，容与相羊，荫藻衣蒲。

《东京梦华录》：卖生鱼则用浅抱桶，以柳叶间串，清水中浸，或循街出卖。每日早，如此生鱼有数千担入门。

欧阳修《初食车螯》诗：岂惟贵公侯，闾巷饱鱼虾。此蛤今始至^{〔1〕}，其来何晚邪^{〔2〕}。

《避暑录话》：往时南饌未通^{〔3〕}，京师无有能斫脍者，以为珍味。

欧阳修《奉答圣俞（梅尧臣）达头鱼之作》诗：嗟彼达头微，谁传到京国。自注：京师人不识此鱼。

《枫窗小牋》：汴中食店以假河鲀餧人。

【原诗今注】

- (1) 鱮：鱼名，一说为鲈鱼。
- (2) 车螯：蛤的一种。
- (3) 斫脍：细切鱼、肉。
- (4) 达头：鱼名。河鲀：即河豚。

【原注今校】

〔1〕此蛤今始至：“至”原作“生”，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六册改。

〔2〕其来何晚邪：“邪”原作“耶”，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六册改。“邪”后作“耶”。

〔3〕往时南饌未通：“时”原作“食”，据四库本《避暑录话》卷下改。

【原诗】

（四十三）

来禽青李总圆匀^{〔1〕}，

落尽酴醾又殿春⁽²⁾。

虾米远从淮甸至⁽³⁾，

烹茄蒸瓠劝尝新⁽⁴⁾。

【原注】

《东京梦华录》：四月瓠茄初出上市，东华门争先供进，一对可值三五十千者。时果则御桃、李子、金杏、林檎之类。

杨侃《皇畿赋》：园茄早实，时果先熟。

《清波杂志》：故老言，承平时淮甸虾米用席裹入京，色皆枯黑无味，以便溺浸一宿，水洗去则红润如新。

【原诗今注】

(1) 来禽：果名，即沙果，也称花红、林檎。

(2) 酴醾：音 tú mí，一种花白而香的观赏灌木。殿春：春末。

(3) 淮甸：指淮河流域。

(4) 瓠：音 hù，葫芦的一种。

【原诗】

(四十四)

听到寒蝉暑气消，

槐花如雨点茶寮。

秋来怕惹河鱼疾，

莫买夷门淀脚绡^{〔1〕}。

【原注】

《塵史》：京师槐放花盛^{〔1〕}，则多河鱼疾。

《摭青杂说》：京师砚楼畔，有一小茶肆，甚潇洒清洁，皆一品器皿，椅桌皆济楚，故卖茶极盛^{〔2〕}。

《清异录》：夷门（汴京）瓜品中，淀脚绡夹鶉，其色香味可魁本类也。

【原诗今注】

（1）淀脚绡：瓜名。

【原注今校】

〔1〕京师槐放花盛：“槐放花盛”原作“槐花放盛”，据丛书集成初编本《塵史》卷下改。

〔2〕故卖茶极盛：原“故”后多“实”，据丛书集成初编本《摭青杂说》删。

【原诗】

（四十五）

义塘瓜与卫州桃^{〔1〕}，

沙角红菱堆垛高。

日午街心撑布伞，

声声唤买荔枝膏^{〔2〕}。

【原注】

《墨庄漫录》：襄邑（河南睢县）义塘村出一种瓜，大者如拳，破之色如黛，味甘如蜜，余瓜莫及，顷岁贡之。以其子蒔他处，即变而稍大，味亦减矣。

《东京梦华录》：六月时物，巷陌路口，桥门市井，皆卖大小米水饭、炙肉、干脯、莴苣、笋、芥辣瓜儿、义塘甜瓜、卫州白桃、南京金桃、水鹅梨、金杏、小瑶李子、红菱沙角儿、药木瓜、水木瓜、冰雪凉水荔枝膏，皆用青布伞当街列床、凳堆垛。

【原诗今注】

(1) 卫州：今河南卫辉。

(2) 荔枝膏：宋代以乌梅为主料制作的饮料和食用药膏，具有生津止渴和治伤寒疟疾的作用。大约其味近于荔枝，故名。

【原诗】

（四十六）

重罗细面净于揩⁽¹⁾，
 傅饩馒头列满街。
 薄饼自来从上揭，
 怕人错认是招牌。

【原注】

《归田录》：京师食店卖酸碱者，皆大出牌榜于通衢，而俚俗昧于字法，转酸从食，转碱从舀。有滑稽子谓人曰：“彼家所卖餠馅，不知为何物也。”饮食四方异宜，而名号亦随时俗，言语不同，至或传者传失其本^{〔1〕}。汤饼，唐人谓之“不托”，今俗谓之“饅饅”矣。晋束皙《饼赋》，有馒头、薄持、起溲、牢丸之号^{〔2〕}，惟馒头至今名存，而起溲、牢丸皆莫晓为何物。薄持，荀氏又谓之“薄夜”，亦莫知何物也。

《青箱杂记》：引谚云：“薄饼从上揭。”

【原诗今注】

（1）重罗细面：用细罗筛筛出的细面，曰“重罗面”。

【原注今校】

〔1〕至或传者传失其本：原脱后一个“传”，据丛书集成初编本《归田录》卷二补。

〔2〕有馒头、薄持、起溲、牢丸之号：“号”原作“类”，据丛书集成初编本《归田录》卷二改。

【原诗】

（四十七）

披绵雀鲊启邮筒^{〔1〕}，

菜把兰芽籍火烘^{〔2〕}。

带土韭黄佛开口⁽³⁾，
脆生生配许州葱⁽⁴⁾。

【原注】

黄庭坚《谢张泰伯惠黄雀鲊》^[1]诗：南包解京师。

《东京梦华录》：十二月，街市尽卖撒佛花、韭黄、生菜、兰芽、薄荷、胡桃、泽州（山西晋城）饧。

《柯山集》引谚云：“八月韭，佛开口。”

《梦溪笔谈》引谚云：“许州葱，汝州风。”

【原诗今注】

(1) 披绵：肥厚。鲊：已加工的鱼肉，种类繁多，宋人周密《武林旧事》卷六列有“黄雀鲊”，亦称“披绵鲊”。

(2) 兰芽：未烘烤的韭黄半成品。

(3) 佛开口：韭黄味醇香浓，连佛也馋得张嘴要吃。

(4) 许州：今河南许昌。

【原注今校】

[1] 《谢张泰伯惠黄雀鲊》：“泰”原作“太”，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十七册改。

【原诗】

(四十八)

年尾年头总趁圩，

钟馗灶马并桃符。
 浑身风雪归家晚，
 儿女争求击瓮图^{〔1〕}。

【原注】

《东京梦华录》：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1〕}、回头鹿马、天行帖子^{〔2〕}。

《厚德录》：京洛（开封洛阳）间，多为小儿击瓮图。

【原诗今注】

〔1〕击瓮图：幼年司马光砸缸救人图。

【原注今校】

〔1〕桃符及财门钝驴：“门”原作“神”，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十改。

〔2〕天行帖子：“天”原作“之”，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十改。

【原诗】

（四十九）

供来常膳总豪华，
 阊阖门前去路斜^{〔1〕}。
 浇店争投张手美^{〔2〕}，
 应时肴饌号专家。

【原注】

《清波别志》：輝（周輝）幼小时，见人说京师人家，日供常膳，未识下筋，食味非取于市不属饕。自过江来，或有思京饌者，命仿效制造，终不如意。今临安（杭州）所货节物，皆用东都遗风，名色自若，而日趋苟简图易售故也。

《清异录》：闾阖门外通衢，有食肆，人呼为“张手美家”，水产陆贩随需而供。每节则专卖一物，遍京辐辏，号曰“浇店”，偶记其名，播告四方事口腹者：元阳齋（元日）、油画明珠（上元油饭）、六一菜（人日）、涅槃兜（二月十五）、手里行厨（上巳）、冬凌粥（寒食）、指天餽馅（四月八）、如意圆（重午）、绿荷包子（伏日）、辣鸡齋（二社饭）、罗睺罗饭^{〔1〕}（七夕）、玩月羹（中秋）、孟兰饼餽（中元）、朱锦（重九糕^{〔2〕}）、宜盘（冬至）、萱草面（腊日）、法王料斗（腊八）。

【原诗今注】

（1）闾阖门：北宋汴京内城西墙正门，即今开封城大梁门，俗称“西门”。

（2）浇店：随需而供的应时饮食店。

【原注今校】

〔1〕罗睺罗饭：“罗睺”原作“摩睺”，据丛书集成初编本《清异录》卷四改。

〔2〕重九糕：“九”原作“元”，据丛书集成初编本《清异

录》卷四改。

【原诗】

(五十)

明珠的的价难酬⁽¹⁾，
昨夜南风芡嘴浮⁽²⁾。
似向胸前解罗被，
碧荷叶裹嫩鸡头。

【原注】

《东京梦华录》：鸡头上市，则梁门里李和家最盛。用小新荷叶包⁽¹⁾，掺以麝香，红小索儿系之。卖者虽多，不及李和，一色拣银皮子嫩者货之。

欧阳修《初食鸡头有感》诗：六月京师暑雨多，夜夜南风吹芡嘴。又：都城百物贵新鲜，厥价难酬与珠比。

【原诗今注】

(1) 的的：明白、昭著意。

(2) 芡：草本水生植物，叶圆浮水上如荷，但花似鸡冠，实同栗球，状如鸡头，俗称“鸡头”。

【原注今校】

[1] 用小新荷叶包：原脱“新”“包”，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八补。

《汴宋竹枝词》下卷

【原诗】

(五十一)

软饱三杯意坦然⁽¹⁾，
浴堂巷口宋门前⁽²⁾。
酒酣颇想生萝卜，
桌面先摊撒暂钱。

【原注】

《归田录》：宋门外俗谓“浴堂巷”，侧有酒肆，号“仁和酒”，最有名。

《玉壶清话》：真宗尝曲宴群臣于太清楼，君臣欢浃，忽问麈尾何处尤佳，中贵人奏南仁和者，亟令进之，遍赐宴席。

《东京梦华录》：有卖药或果实⁽¹⁾、萝卜之类，不问酒客买否，散与坐客，然后得钱，谓之“撒暂”，处处有之。

【原诗今注】

(1) 软饱：南人以饮酒为“软饱”，北人以昼寝为“黑甜”。苏轼诗云：“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

(2) 宋门：北宋汴京内城东墙靠南之门，官名“丽景

门”，即今开封城丽景门，俗称“宋门”。

【原注今校】

〔1〕有卖药或果实：原“果”后多“子”，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二删。

【原诗】

（五十二）

小店盘飧侑客觞^{〔1〕}，
无边风月醉河阳^{〔2〕}。
姜虾酒蟹西京笋^{〔3〕}，
未抵缸中辣菜香。

【原注】

《汴都记》：酒家望上^{〔1〕}，书“河阳风月”。

《东京梦华录》：有外来托卖炙鸡、熬鸭^{〔2〕}、羊脚子、点羊头、脆筋巴子、姜虾、酒蟹、獐巴、鹿脯、从食蒸作、海鲜、时果、旋切莴苣、生菜、西京笋。又有小儿子，着白虔布衫，青花手巾，挟白瓷缸子卖辣菜。

【原诗今注】

（1）飧：饭食。侑：用奏乐或献物劝人吃喝。

（2）河阳：春秋地名，周襄王狩猎于此，故址在今河南孟州。

(3) 西京：北宋以洛阳为西京。

【原注今校】

〔1〕酒家望上：“望”原作“旗”，据《水浒传资料汇编》之《水浒传注略》第二十八卷引《汴都记》改。

〔2〕熬鸭：“熬”原作“燠”，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二改。

【原诗】

(五十三)

隔座闻呼博士声，

路旁把鮓总驰名。

梅花包子婆婆饼，

携向徐家就瓠羹^{〔1〕}。

【原注】

《东京梦华录》：凡店内卖下酒厨子，谓之“茶饭量酒博士”。

《清波别志》前志第十一卷书^{〔1〕}：承平时，淮甸虾米入京，浸以小便则红润如新，或疑焉。焯后观《琐碎录》内一条，京师东华门何吴两家造鱼鮓，十数箇作一把，号“把鮓”，著闻天下，文士有为赋诗，夸为珍味。其鱼初自澶滑河上斫造，以荆笼贮入京师，道中为风沙所侵，有败者乃以水濯

小便浸一过控干，入物料肉益紧而味回。焯出疆日虹县（安徽五河）及汴京，顿皆供把鮓，甚美。

《枫窗小牋》：旧京工伎^[2]固多奇妙，即烹煮盘案，亦复擅名，如王楼梅花包子^[3]、曹婆肉饼^[4]、薛家羊饭、梅家鹅鸭、曹家从食、徐家瓠羹、郑家油饼、王家乳酪、段家烧物、石逢巴子、南食之类，皆声称于时。

【原诗今注】

（1）瓠羹：以瓠为主料烹制的菜羹、肉羹。

【原注今校】

〔1〕《清波别志》前志第十一卷书：“十一”原作“十二”，据四库本《清波别志》卷十一改。

〔2〕旧京工伎：“伎”原作“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枫窗小牋》卷上改。

〔3〕王楼梅花包子：“王”原作“玉”，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枫窗小牋》卷上改。

〔4〕曹婆肉饼：原“婆”后多一“婆”，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枫窗小牋》卷上删。

【原诗】

（五十四）

河东新到紫葡萄，

橘绿橙黄落剪刀。
种种果香劝尝酒，
秋风时节正持螯^{〔1〕}。

【原注】

《清异录》：河东葡萄有极大者，惟土人得啖之，其至京师者百二子、紫粉头而已。

韩琦《观稼回北园席上》诗自注：北人社前一月亲宾相会^{〔1〕}，谓之“尝酒”。

《东京梦华录》：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是时螯蟹新出，石榴、榲桲、梨、枣、栗、葡萄^{〔2〕}、弄色橙橘，皆新上市。

【原诗今注】

〔1〕螯：螃蟹的第一对脚，此借指螃蟹。

【原注今校】

〔1〕北人社前一月亲宾相会：“月”原作“日”，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六册改。

〔2〕葡萄：原作“李葡萄”，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八作“李萄”。

【原诗】

(五十五)

悄立当筵唱赚歌^{〔1〕}，
花茶坊里打厮波。
缸中蜜煎盘中果，
炒栗居然似李和。

【原注】

《都城纪胜》^{〔1〕}：唱赚在京师只有缠令、缠达。中兴后，张五牛大夫遂撰为“赚”。赚者，误赚之意，令人正堪美听，不觉已至尾声。

《东京梦华录》：又有向前换汤、斟酒、歌唱或献果子、香药之类，客散得钱，谓之“厮波”。又有托小盘卖干果子、诸般蜜煎、香药。

《老学庵笔记》：故都李和炒栗，名闻四方，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

【原诗今注】

(1) 唱赚：宋代流行的一种集诸家腔谱之大成的说唱艺术。

【原注今校】

〔1〕《都城纪胜》：原作《古杭梦游录》，为该书原名，改现用名。

【原诗】

(五十六)

鹤儿市过即侬家，
巷口东西问狭邪^{〔1〕}。
杨柳侵门珠箔卷^{〔2〕}，
隔墙先见小桃花。

【原注】

《东京梦华录》：十字街曰“鹤儿市”，向东曰“东鸡儿巷”，西向曰“西鸡儿巷”，皆妓馆所居^{〔1〕}。

《墨庄漫录》^{〔2〕}：晁冲之叔用诗云：“门侵杨柳垂珠箔，窗对樱桃卷碧纱。”又：“系马柳低当户叶，迎人桃出隔墙花。”

【原诗今注】

〔1〕狭邪：指小街窄巷妓女住所。

〔2〕珠箔：珠帘。

【原注今校】

〔1〕皆妓馆所居：“妓”原作“伎”，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二改。

〔2〕《墨庄漫录》：原作《汴都平康记》。《汴都平康记》为作者摘抄自己的《墨庄漫录》而成。据四库本《墨庄漫录》卷八改。

【原诗】

(五十七)

妙观图貌殊堪喜，
 郃六传神致足思。
 同落风尘伤绝代，
 元奴念月李师师。

【原注】

《玉照新志》：秦妙观，宣和名娼也^{〔1〕}。色冠都邑，画工多图其貌，售于外方。

《后村诗话》：汴妓郃六即蔡奴也。元丰中命待诏崔白图其貌入禁中。

《老学庵笔记》：潘子贱题蔡奴传神云：“嘉祐（仁宗年号）中，风尘中人亦如此，呜呼盛哉，然蔡实元丰（神宗年号）间人也。仇氏初在民间生子，为浮屠曰‘了元’，所谓佛印禅师也。已而为广陵人国子博士李问妾^{〔2〕}，生定出嫁郃氏生蔡奴，故京师人谓蔡为‘郃六’。”

《墨庄漫录》^{〔3〕}：政和（徽宗年号）间，汴都平康之盛，而李师师、崔念月二妓名著一时。李生者门第尤峻^{〔4〕}，靖康（钦宗年号）中，李生与同辈赵元奴及筑球吹笛袁祐^{〔5〕}、武震辈例籍其家。李生流落来浙中，士大夫犹邀之以听其歌，然憔悴无复向来之态也。

【原注今校】

〔1〕宣和名娼也：“娼”原作“倡”，据四库本《玉照新志》卷三改。

〔2〕已而为广陵人国子博士李问妾：“问”原作“向”，据丛书集成初编本《老学庵笔记》卷一改。

〔3〕《墨庄漫录》：原作《汴都平康记》。《汴都平康记》为作者摘抄自己的《墨庄漫录》而成。据四库本《墨庄漫录》卷八改。

〔4〕李生者门第尤峻：原脱“者”，据四库本《墨庄漫录》卷八补。

〔5〕李生与同辈赵元奴及筑球吹笛袁褫：“褫”原作“縗”，据四库本《浩然斋雅谈》卷中改。

【原诗】

（五十八）

金瓶玉轴影迷离，
席上合生工滑稽。
为爱瓦中新录事，
对人含笑待分题。

【原注】

《浩然斋雅谈》：宣和间教坊大使袁褫应制诗云^{〔1〕}：“金瓶

芍药三千朵，玉轴琵琶四百弦^[2]。”可谓盛矣。

《青泥莲花记》：江浙间路妓女有慧黠，知文墨，能于席上指物题咏，应命辄成者谓之“合生”^[3]；其滑稽含玩讽者谓之“乔合生”。盖京都（汴京）遗风也。

《老学庵笔记》：苏叔党（苏轼子苏过）政和中至东都，见妓称“录事”，太息语廉宣仲曰：“今世一切变古，唐以来旧语尽废，此犹存唐旧为可喜。”前辈谓妓曰‘酒纠’，盖为录事也。相蓝之东有录事巷，传以谓朱梁时名妓崔小红所居^[4]。

【原注今校】

〔1〕宣和间教坊大使袁褹应制诗云：原脱“间”，“褹”原作“綯”，据四库本《浩然斋雅谈》卷中补、改。

〔2〕玉轴琵琶四百弦：“百”原作“十”，据四库本《浩然斋雅谈》卷中改。

〔3〕应命辄成者谓之“合生”：原脱“者”，据续修四库本《青泥莲花记》卷十二补。

〔4〕传以谓朱梁时名妓崔小红所居：“朱”原作“宋”，据丛书集成初编本《老学庵笔记》卷六改。

【原诗】

（五十九）

腰系青花布手巾，

也随闲汉款嘉宾。

阿依不唱蛮牌序，

便笑筵前札客人。

【原注】

《东京梦华录》：凡店内卖下酒，有街坊妇人，腰系青花布手中，绾危髻，为酒客换汤、斟酒，俗谓之“煖糟”。更有百姓入酒肆，见子弟少年饮酒，近前小心供过使令买物、命妓、取送钱物之类，谓之“闲汉”。又有下等妓女，不呼自来筵前歌唱，临时以些小钱物赠之而去，谓之“札客”。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1]。唯任店两廊皆小阁子^[2]，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楹面上，以待酒客呼唤。

《独醒杂志》：先君尝言，宣和间客京师时，街巷鄙人多歌番曲，名曰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蓬花^[3]等，其言至俚，一时士大夫亦皆歌之。

【原注今校】

[1] 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原脱“欢门”，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二补。

[2] 唯任店两廊皆小阁子：原脱“唯任店”，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二补。

[3] 蓬蓬花：“蓬蓬”原作“逢逢”，据四库本《独醒杂

志》卷五改。

【原诗】

(六十)

到门蛮语学京腔，
僧院繁华号破赃。
朔望才过又三八⁽¹⁾，
赁驴人满信陵坊。

【原注】

《东京梦华录》：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

《麈史》：都城相国寺最据冲会，每月朔、望、三、八日即开放，伎巧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异之物，悉萃其间，因号相国寺为“破赃所”。京师赁驴，涂之人相逢无非驴也。

《独醒杂志》：相国寺杂货物处^[1]，凡物稍异者，皆以番名之。有两刀相并而鞘曰“番刀”，有笛皆寻常差长大曰“番笛”，及市井间多以绢画、番国士马以博塞。

《北行日录》：相国寺如故，每月亦以三、八日开寺^[2]。相轮上铜珠尖，左暗右明，横过大内。

《东轩笔录》：旧传东京相国寺，乃魏公子无忌之宅，至今地属信陵坊。

【原诗今注】

(1) 朔：初一。望：十五。三：初三、十三、二十三。
八：初八、十八、二十八。相国寺每月实开放8次。

【原注今校】

〔1〕相国寺杂货物处：“杂货”原作“货杂”，据四库本《独醒杂志》卷五改。

〔2〕每月亦以三、八日开寺：“寺”原作“市”，据知不足斋丛书本《北行日录》卷上改。

【原诗】

(六十一)

藤鞋芒笠尽轻便，
散步城东结净缘。
携得新茶光教寺，
琉璃塔下试甘泉。

【原注】

欧阳修《尝新茶呈圣俞》诗：建安（福建建瓯）三千里，
京师三月尝新茶。人情好先务取胜，百物贵早相矜夸。

《癸辛杂识》：光教寺在汴城东北角，俗呼为“上方寺”，
琉璃塔十三层，铁普贤狮子像甚高大^{〔1〕}，座下有井^{〔2〕}，以铜波
斯盖之，泉味甘，谓“通海潮”。

【原注今校】

〔1〕铁普贤狮子像甚高大：“贤”原作“度”，据四库本《癸辛杂识》别集上改。

〔2〕座下有井：“下”原作“正”，据四库本《癸辛杂识》别集上改。

【原诗】

（六十二）

天清寺外是繁台，
 岁岁登高此地来。
 蒲泽蓼堤看不极^{〔1〕}，
 菊花洞下坐銜杯。

【原注】

《太平御览》：《陈留风俗传》曰：“县有仓颉、师旷城，其城列仙吹台，梁王增筑之，以为吹台，俗号‘繁台’。”

《东京记》：天清寺繁台，梁孝王按歌吹之，台后有繁氏居其侧，人呼为“繁台”。

杨侃《京畿赋》：登蓼堤以东望，见高台之百尺。

《东京梦华录》：重九都下（汴京）赏菊，菊有数种：其黄白色蕊若莲房曰“万龄菊”^{〔1〕}，粉红色曰“桃花菊”^{〔2〕}，白而檀心曰“木香菊”，黄色而圆曰“金铃菊”，纯白而大曰“喜容

菊”，无处无之。酒家皆以菊花缚成洞户。

【原诗今注】

(1) 蒲泽：又名牧泽，遗址在开封城东南。蓼堤：为汉梁孝王自开封徙都商丘时所筑，遗址在开封城东北。

【原注今校】

〔1〕其黄白色蕊若莲房曰“万龄菊”：“其”原作“有”，并脱“莲”，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八改、补。

〔2〕粉红色曰“桃花菊”：“花”原作“红”，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八改。

【原诗】

(六十三)

丹青妙手近来无，
相国僧伽不似初。
依样风流携梵嫂，
烧朱禅院吃烧猪。

【原注】

夏文彦《图绘宝鉴》：僧德符善画松柏，气韵潇洒，住州相国寺^{〔1〕}。

《燕翼贻谋录》：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2〕}，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

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

《清异录》：相国寺星辰院比丘澄晖，以艳娼为妻^[3]，忽一少年踵门谒晖，愿置酒参会梵嫂。

《画墁录》：相国寺烧朱院，旧有僧惠明，善庖，炙猪肉尤佳，一顿五斤，杨大年（杨亿）与之往还，多率同舍具飧。一日大年曰：“尔为僧，远近皆呼‘烧猪院’，安乎？”惠明曰：“奈何？”大年曰：“不若呼‘烧朱院’也。”都人亦自此改呼。

【原注今校】

〔1〕住州相国寺：“州”原作“汴”，据四库本《图绘宝鉴》卷二改。

〔2〕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市”原作“寺”，据四库本《燕翼贻谋录》卷二改。

〔3〕以艳娼为妻：“娼”原作“倡”，据丛书集成初编本《清异录》卷一改。

【原诗】

（六十四）

堉公抛处步珊珊⁽¹⁾，
近水棠梨花事阑。
兴国寺中看大佛，
七层阁上怯凭栏。

【原注】

梅尧臣《依韵和禁烟近事之什》诗^{〔1〕}：狂风暴雨已频过，近水棠梨着未多。窈窕踏歌相把袂，轻浮赌胜各飞墉。

《儒林公议》：太宗志奉释老，崇饰宫庙，建开宝寺灵感塔以藏佛舍利^{〔2〕}，临瘞为之悲涕。兴国寺构二阁，高与塔侔，以安大像，远都城数十里已在望，登六七级方见佛腰腹^{〔3〕}，佛指大皆合抱，观者无不骇愕。两阁又开通飞楼为御道。丽景门内，创上清宫以尊道教，殿阁排空^{〔4〕}，金碧照耀，皆一时之盛观。

【原诗今注】

〔1〕墉：音tuó，古时用作抛掷游戏的砖块。

【原注今校】

〔1〕梅尧臣《依韵和禁烟近事之什》诗：“什”原作“作”，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五册改。

〔2〕建开宝寺灵感塔以藏佛舍利：“佛”原作“师”，据四库本《儒林公议》改。

〔3〕登六七级方见佛腰腹：“腰腹”原作“殿”，据四库本《儒林公议》改。

〔4〕殿阁排空：“阁”原作“塔”，据四库本《儒林公议》改。

【原诗】

(六十五)

僧旗佛伞下层层，
宝座高烧无尽灯。
为有妙香装法像，
布施连日满龙兴。

【原注】

《清异录》：龙兴寺檀越舍幡盖文云：“僧旗交舞，丁当起于风铃；佛伞高擎，焜耀生乎日鉴。其造语脱落寻常轨辙^{〔1〕}，而不书谁人制撰。以龙脑为佛像者，有矣，未见著色者也。汴都龙兴寺惠乘宝一龙脑小儿，雕制巧妙，彩绘可人。”

【原注今校】

〔1〕其造语脱落寻常轨辙：“落”原作“略”，据丛书集成初编本《清异录》卷一改。

【原诗】

(六十六)

春来生意属浮屠^{〔1〕}，
团坐车箱尽丽姝。
记得寻芳封禅寺，
投钱人隔铁香炉。

【原注】

张耒《上元都下》诗：双鬟小女坐车箱。

《清异录》：汴州封禅寺有铁香炉，大容三石，都人目之曰^{〔1〕}：“香井炉边锁一木柜，窍其顶，游者香毕，以白水真人投柜窍。”

【原诗今注】

（1）浮屠：亦作“浮图”，原指和尚，后并指佛塔。

【原注今校】

〔1〕都人目之曰：原脱“曰”，据丛书集成初编本《清异录》卷一补。

【原诗】

（六十七）

菩提寺外吼蒲牢^{〔1〕}，

崇化坊前日正高^{〔2〕}。

厚朴香汤刚过处^{〔3〕}，

独轮车子卖蒸糕。

【原注】

《归田录》：世俗传讹，惟祠庙之名为甚，今都城西崇化坊显圣寺者，本名“蒲池寺”^{〔1〕}，周氏显德中，增广之，更名“显圣”，而俚俗多道其旧名，今转为“菩提寺”亦。

《温公续诗话》：朝士有久无差遣，厌苦常朝者，戏为诗曰：“立残阶下悟桐影，吃尽街头厚朴汤。”

《东京梦华录》：又有独轮车，前后两人把驾，此车往往卖糕及糕糜之类人用^{〔2〕}。

【原诗今注】

(1) 吼蒲牢：钟名。蒲牢为兽名，因作于钟上，故名。

(2) 崇化坊：北宋汴京内外城之间的城北厢二十坊之一，遗址在今开封城外西北部。

(3) 厚朴：落叶乔木，花大微黄，香气浓郁，树皮及花皆可入药，有燥湿、利气之功效。

【原注今校】

〔1〕本名“蒲池寺”：“池”原作“地”，据丛书集成初编本《归田录》卷二改。

〔2〕此车往往卖糕及糕糜之类人用：原脱“人用”，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三补。

【原诗】

(六十八)

鬻书多在殿门前，

板照杭州着意镌。

文秀采豪潘谷墨，

姚家五色研光笺^{〔1〕}。

【原注】

《闻见后录》：相国寺庭杂卖故书。

《道山清话》：近时印书盛行，而鬻书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负担。

《石林燕语》：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1〕}，蜀（四川）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

《东京梦华录》：相国寺近佛殿，孟家道院王道士蜜煎^{〔2〕}、赵文秀笔及潘谷墨占定。

欧阳修《圣俞惠宣州（安徽宣城）笔戏书》诗：京师诸笔工，牌榜自称述。累累相国东，比若衣缝虱。

《茗溪渔隐丛话》^{〔3〕}：东坡（苏轼）云：“潘谷作墨，所以精妙轶伦，堪为世珍者，惟杂用高丽煤故也^{〔4〕}。”

《清异录》：姚子侄善造五色笺，光紧精华，研纸版乃沉香^{〔5〕}，刻山水林木、折枝花果、狮凤虫鱼、寿星八仙、钟鼎文，幅幅不同，文缕奇细，号“研光小本”。

【原诗今注】

（1）研光笺：用石碾等物研磨压出的密实光泽的纸。

【原注今校】

〔1〕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以”原作“惟”，原句“今天下印书为上惟杭州”，据四库本《石林燕语》卷八改。

〔2〕孟家道院王道士蜜煎：“院”原作“冠”，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三改。

〔3〕《茗溪渔隐丛话》：原作《渔隐丛话》，据人民文学出版社校点本《茗溪渔隐丛话》补。

〔4〕惟杂用高丽煤故也：原脱“用”，据人民文学出版社校点本《茗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九补。

〔5〕研纸版乃沉香：“版”原作“板”，据丛书集成初编本《清异录》卷四改。

【原诗】

（六十九）

长耳犹能舞柘枝^{〔1〕}，
熊翻筋斗未为奇。
翎毛队队矜文彩，
更饰蟾蜍长肉芝。

【原注】

《归田录》：相国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门外，驴舞柘枝。

《东京梦华录》：相国寺大三门上皆是飞禽猫犬之类，珍禽奇兽，无所不有。

《清波杂志》：政和二年，待制李进蟾芝，上曰：“蟾，动物也，安得生芝？”闻大相国寺市中多有鬻此者，为玩物耳。

【原诗今注】

(1) 柘枝：原北魏舞蹈，自唐代始歌舞相合。

【原诗】

(七十)

颜家巷里何家数⁽¹⁾，
总让楼前生意饶⁽²⁾。
夜市未开雷隐隐，
太平车正过州桥。

【原注】

《四朝闻见录》：京师颜家巷里髹器物不坚实，故至今谓之“颜子生活”。

《近峰闻略》：宋都汴有何家数者，其下行货滥恶^[1]，故呼“何数”。

《湛渊静语》：过州桥有文武两楼夹桥，皆琉璃碧瓦，此京城闾阖辘轳之最。

《东京梦华录》：东京搬载车，大者曰“太平”，其次有平头车。

梅尧臣《十九日出曹门见水牛拽车》诗：今牵大车同一群，又与骡驴走长陌。昂头阔步尘蒙蒙，不似缓耕泥汨汨^[2]。

【原诗今注】

(1) 何家数：原何家楼，因售货多，故谓“何其数多”。

(2) 饶：增添之意。

【原注今校】

〔1〕其下行货滥恶：原脱“下”，“滥恶”原作“恶滥”，据四库存目丛书本《近峰闻略》补、改。

〔2〕不似缓耕泥涖涖：“缓”原作“缓”，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五册改。

【原诗】

(七十一)

绳床中夜起徘徊⁽¹⁾，

白鸟声多梦又乖⁽²⁾。

安得宵深蚊蚋少，

教人常忆马行街。

【原注】

《齐东野语》：闻京师独马行街无蚊蚋，人以为市井灯火盛故也。

《铁围山丛谈》：天下苦蚊蚋，京城独马行街无蚊蚋。马行街者，乃都城之夜市，酒楼极繁盛处也。蚊蚋恶油，而马行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鼓罢，故永绝蚊蚋。

《北行日录》：由竹杆巷口斜街入第二门^{〔1〕}，土市马行街。

【原诗今注】

(1) 绳床：原为古人跪坐之具，轻便实用，至宋代跪坐之习遂废，变为坐卧之具。

(2) 白鸟：即蚊蚋。

【原注今校】

〔1〕 由竹杆巷口斜街入第二门：原脱“口”，据知不足斋丛书本《北行日录》卷下补。

【原诗】

(七十二)

惠民河送落花香，
菴荡渠拖垂柳长。
北棹南帆波上下，
齐从帘隙看梅妆。

【原注】

李濂《汴京遗迹志》：蔡河贯京师，为都人所仰。闵水自尉氏历祥符合于蔡，是谓“惠民河”。洧水自许田注鄆陵，东南历扶沟合于蔡。澠水出郑之大隗山，注临颍，历鄆陵、扶沟合于蔡。凡许、郑诸水悉会焉，其自尉氏北流，至戴楼门东广利水门入城，名“西蔡河”。其从陈州门西普济水门出城，流

经通许，复接旧蔡河，名“东蔡河”。

《太平御览》：《水经》曰：“大禹塞荥阳泽，开渠以通淮、泗，名‘菴荡渠’^[1]，即汴渠也。汉平帝时，河、汴决流，后明帝遣使者修治汴渠。至隋大业（炀帝年号）中，更令开导名‘通济渠’，引河水入汴口，自大梁之东引入泗，达于淮，至江都（江苏江都）宫入于海，亦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植柳，炀帝巡幸，乘龙舟而往江都，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公私漕运，商旅轴辘相接。”

杨侃《皇畿赋》：北棹讴晨，南帆落幕。

《茗溪渔隐丛话》^[2]：汪彦章舟行汴中^[3]，见岸旁画舫有映帘而观者，止见其额，有词云：“小舟帘隙，佳人半露梅妆额。”

【原注今校】

[1] 名“菴荡渠”：“菴荡”原作“浪宕”，据中华书局点校本《宋东京考》卷十八引《水经注》改。

[2] 《茗溪渔隐丛话》：原作《渔隐丛话》，据人民文学出版社校点本《茗溪渔隐丛话》补。

[3] 汪彦章舟行汴中：“舟”原作“再”，据人民文学出版社校点本《茗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九改。

【原诗】

(七十三)

浅水平沙柳数株，
行人闲话夕阳途。
天津桥畔华夷石⁽¹⁾，
生就天然地理图。

【原注】

《癸辛杂识》：汴京天津桥有奇石大片，有自然华夷图，山青水绿，河黄路白，灿然如画，真异物也。今闻移置汴京文庙中作拜石。

【原诗今注】

(1) 天津桥：北宋汴京州桥的别称。

【原诗】

(七十四)

都梁榆柳影层层，
金水河流咽断冰。
斜倚十三楼上望，
脚船跂碓捣冬凌。

【原注】

张耒《都梁夜景》诗自注：汴上亭名。

孔平仲《汴堤行》：当年何人种绿榆，千里分荫送行客。

《枫窗小牋》：汴京河渠凡四：曰“蔡河”，自陈蔡由西南戴楼门入京城，缭绕向东南陈州门出。曰“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从西水门入京城^[1]，绕州桥御路东水门出^[2]。曰“五丈河”，表自济郛^[3]，自新曹门入，通汴河。曰“金水河”，自京城西南分京索河，筑堤从汴河上用水槽架过^[4]，从西北水门入京城，夹墙遮拥入大内^[5]，灌后苑池浦。

《澠水燕谈录》^[6]：周显德（世宗年号）中，许京城民居起楼阁。大将军周景威先于宋门内临汴水建楼十三间，世宗（柴荣）嘉之，以手诏奖。论景威虽奉诏，实所以规利也。今所谓十三间楼子者是也。

《东轩笔录》：汴渠旧例，十月闭口，则舟楫不行。王荆公（王安石）当国，欲通冬运，遂不令闭口，水既浅涩，舟不可行，而流冰颇损舟楫，于是以脚船数十，前设巨碓以捣流冰，而役夫苦寒，死者甚众。京师有谚语曰：“昔有磨磨浆水，今见碓捣冬凌。”

【原注今校】

[1] 从西水门入京城：“西”原作“东”，原著将东西方向弄反，按汴河实际流向改。

[2] 绕州桥御路东水门出：“东水门”原作“水西门”，“水西门”称谓、方向错误，按汴河实际流向改。

〔3〕表自济郛：“表”原作“来”，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枫窗小牍》卷上改。

〔4〕筑堤从汴河上用水槽架过：“水”原作“木”，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枫窗小牍》卷上改。

〔5〕夹墙遮拥入大内：原脱“遮”，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枫窗小牍》卷上补。

〔6〕《澠水燕谈录》：原作《澠水燕谈》，据丛书集成初编本《澠水燕谈录》补。

【原诗】

（七十五）

携来画榼遍船舱^{〔1〕}，
手拨琵琶兴致狂。
赢得金明池畔路，
红裙争看绿衣郎。

【原注】

梅尧臣《依韵和禁烟近事之什》^{〔1〕}诗：结客追随倾画榼。

《涑水记闻》：贵家子弟惟知饮酒^{〔2〕}、弹琵琶耳。

《归叟诗话》：王荆公有诗云：“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欧公（欧阳修）云：“谨厚者亦复为之耶！”

【原诗今注】

(1) 榼：音kē，古代酒具。

【原注今校】

〔1〕《依韵和禁烟近事之什》：“什”原作“作”，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五册改。

〔2〕贵家子弟惟知饮酒：“酒”原作“食”，据四库本《涑水记闻》卷一改。

【原诗】

(七十六)

上善门高俯汴河，
通江会海巨商多。
顺风怕送郎船去，
河市人家祝孟婆。

【原注】

《梦溪笔谈》：汴渠自京师上善门量至泗州（江苏盱眙境）淮口，凡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

杨侃《皇畿赋》：天设二渠，曰蔡曰汴，通江会海，萦畿带甸。

《闻见近录》：南京（河南商丘）去汴河五里，河次谓之“河市”。五代国初官府罕至，舟车所聚，四方商贾孔道也，其

盛非宋州（河南商丘）比。凡群有宴设，必召河市乐人，故至今俳优曰“河市乐人”者，由此也。

《天香楼偶得》：宋徽宗词云：“孟婆孟婆，你做些方便，吹个船儿倒转。”杨升庵云：“孟婆，宋汴京勾栏语，谓风也。”

《瓮牖闲评》：今小词中谓：“孟婆且告你，与我佐些方便，风色转吹个船儿倒转。”“孟婆”二字不为无所本也。

《北户录》载段公路云^{〔1〕}：“南方除夕将发船，皆杀鸡择骨为卜吉凶，以肉祀船神，呼为‘孟翁孟姥’”。

【原注今校】

〔1〕载段公路云：“路”原作“语”，据四库本《北户录》卷二改。

【原诗】

（七十七）

绣领牙梳当聘钱，

几家相妇得婵娟。

上头恰好清明近，

臂系红纱笑赧然^{〔1〕}。

【原注】

《东京梦华录》：相国寺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生色销金花样幞头、帽子、特髻冠子、绛

线之类。

《燕翼贻谋录》：皇祐（仁宗年号）元年十月，诏禁中外不得以角为冠梳。其后侈靡之风盛行，冠不特白角，又易以鱼鮓；梳不特白角，又易以象牙玳瑁矣。

《江邻畿杂志》^{〔1〕}：京师风俗，将为婚姻者先相妇，相退者为女氏所告，依条决此妇人，物议云云，以为太甚。

《东京梦华录》：清明节，女子及笄者，多以是日上头。

《侯鯖录》：今定亲之家，亦有系臂者，续古事也^{〔2〕}。

【原诗今注】

（1）**辗然**：辗转笑看臂系红纱的样子。

【原注今校】

〔1〕《江邻畿杂志》：原作《邻畿杂志》，据宝颜堂秘笈本《江邻畿杂志》补。

〔2〕**续古事也**：“古”原作“故”，据丛书集成初编本《侯鯖录》卷一改。

【原诗】

（七十八）

并桃冠上玉簪斜，

檐子徐行近妇家^{〔1〕}。

筠褥香清帘半启^{〔2〕}，

坐中迎客貌如花。

【原注】

刘子翬《汴京纪事》诗：笃耨清香步障遮^{〔1〕}，并桃冠子玉簪斜。

《东京梦华录》：迎娶日，儿家以车子或花檐子发迎客，引至女家门，女家管待迎客，与之彩缎，作乐催妆上车檐，从人未肯起，吵咬利市，谓之“起檐子”，与了然后行。

【原诗今注】

(1) 檐子：便轿，兜子。

(2) 笃耨：音dǔ nòu，香名，其树如杉桧，老后取皮下藏香，熏之异香持久。

【原注今校】

〔1〕笃耨清香步障遮：“清香”原作“香生”，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三十四册改。

【原诗】

(七十九)

跨鞍抛豆转花毡，
利市争分撒帐钱。
怀挟交杯面含酒，
媒人一笑出门前。

【原注】

《归田录》：今之士族当婚之夕，以两椅相背，置一马鞍，令婿坐其上，饮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请而后下，乃成婚礼。

《麈史》：四方不同风，甚者京师尤可笑。古者婚礼合卺，今也以双杯彩丝连足，夫妇传饮，谓之“交杯”。媒氏祝之，掷杯于地，验其俯仰以为男女多寡之卜，媒即怀之而去。

《东京梦华录》：迎娶日，迎客先回至儿家门，从人及儿家人乞觅利市钱物花红，谓之“拦门”。新妇下车子，有阴阳人执斗，内盛谷、豆、钱、果、草节等，咒祝望门而撒，小儿辈争拾之，谓之“撒谷豆”，俗云厌青羊等杀神也。新人下车檐，踏青布条或毡席，不得踏地。一人捧镜倒行，引新人跨鞍、蓦草及秤上过，入门于一室内，当中悬帐，谓之“坐虚帐”。其送女客急进三盏而退，谓之“走送”。众客就筵三杯之后，婿具公裳，花胜簇面，于中堂升一榻，上置椅子，谓之“高坐”。先媒氏请，次姨氏或妗氏请，各斟一盏饮之，次丈母请，方下坐。新人门额，用彩一缎，碎裂其下，横抹挂之，婿入房，即众争扯小片而去，谓之“利市缴门红”。婿于床前请新妇出，两家各出彩缎绾一同心，谓之“牵巾”。男挂于笏，女搭于手，男倒行出，面皆相向，至家庙前参拜毕，女复倒行，扶入房讲拜^{〔1〕}，男女各争先后，对拜毕就床，女向左、男向右坐，妇女以金钱、彩果散掷，谓之“撒帐”。男左女右，

留少头发，两家出匹缎、钗子、木梳、头须之类，谓之“合髻”。然后用两盏以彩结连之^[2]，互饮一盏，谓之“交杯酒”。饮讫，掷盏并花冠子于床下，盏一仰一合，俗云“大吉”，则众喜贺，然后掩帐讫，即行出房，参谢诸亲，复就坐饮酒^[3]。

【原注今校】

〔1〕扶入房讲拜：“讲”原作“对”，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五改。

〔2〕然后用两盏以彩结连之：原脱“之”，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五补。

〔3〕复就坐饮酒：原脱“坐”，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五补。

【原诗】

(八十)

五更梳裹尚羞惭，
方髻初蟠尚未谙。
拜罢华堂陈贺赏，
明朝复面是回三。

【原注】

《清波杂志》：高冠长梳犹及见之，当时名“大梳裹”。

《揽辔录》：京师惟妇人之服不甚改，而戴冠者绝少，多绾

髻。贵人家即用珠珑璁冒之，谓之“方髻”。

《东京梦华录》：迎娶日散后次日五更，用一桌盛镜台、镜子于其上，望上展拜^[1]，谓之“新妇拜堂”。次拜尊长、亲戚，各有彩缎、巧作、鞋枕等为献^[2]，谓之“赏贺”。尊长则复换一匹回之，谓之“答贺”。婿往参妇家^[3]，谓之“拜门”。次日即往，谓之“复面拜门”^[4]，不然三日、七日皆可。

【原注今校】

[1] 望上展拜：“上”原作“堂”，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五改。

[2] 鞋枕等为献：“枕”原作“袜”，“等”后多“物”，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五改、删。

[3] 婿往参妇家：“往”原作“复”，“参”后多“拜”，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五改、删。

[4] 谓之“复面拜门”：原脱“拜门”，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五补。

【原诗】

(八十一)

门前宝马驾香车，

几度前驱路又斜。

少妇浓妆儿盛服，

不知暖女向谁家。

【原注】

《侯鯖录》：世之嫁女，三日送食，俗谓之“暖女”。

《东京梦华录》：其女家来作会，谓之“暖女”。

【原诗】

(八十二)

魃头方相列长街⁽¹⁾，

春草深深帐玉埋。

鼓吹喧阗铙钹响，

万钱营奠复营斋⁽²⁾。

【原注】

《燕翼贻谋录》：丧家命僧道诵经、设斋、作醮、作佛事，曰“资冥福”也，出葬用以导引，此何义耶？至于铙钹，乃乐器也⁽¹⁾，北俗燕乐则击之⁽²⁾，而可用于丧柩乎？世俗无知⁽³⁾，至用鼓吹作乐，又何忍也。开宝（太祖年号）三年十月甲午，诏开封府禁止，士庶之家丧葬，不得用僧道威仪前引。太平兴国六年，又禁送葬不得用乐，庶人不得用方相魃头。今犯此禁者，所在皆是也。

【原诗今注】

(1) 魃头：音 qī tóu，古代打鬼的面具。方相：古代驱

疫的神灵。

(2) **营奠**：设祭品祭奠逝者。**营斋**：设素斋给做道场的僧道。

【原注今校】

[1] **乃乐器也**：“乐器”原作“胡乐”，据四库本《燕翼贻谋录》卷三改。

[2] **北俗燕乐则击之**：“北”原作“胡”，据四库本《燕翼贻谋录》卷三改。

[3] **世俗无知**：“世俗”原作“俗人”，据四库本《燕翼贻谋录》卷三改。

【原诗】

(八十三)

亚宝烧残纸作灰，
葱车过处碾黄埃⁽¹⁾。
墓田金水河边路，
多少啼妆代哭来。

【原注】

《七修类稿》：周世宗发引之日，金银钱以纸为之，印文黄曰“泉台上宝”，白曰“冥游亚宝”。

元遗山（元好问）《俳体雪香亭杂咏十五首》诗⁽¹⁾：人生

只合梁园死，金水河头好墓田^{〔2〕}。

《塵史》：四方不同风，甚者京师尤可笑。丧事贫不能具服，则赁以衣之。家人之寡者，当其送葬，即假倩媪妇，使服其服，同哭诸途，声甚凄惋，仍时自言曰：“非预我事。”

【原诗今注】

(1) 葱车：带窗棂的车子。

【原注今校】

〔1〕元遗山《俳体雪香亭杂咏十五首》诗：原脱标题，据人民文学出版社校注本《元遗山诗集笺注》卷十二补。

〔2〕金水河头好墓田：“头”原作“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校注本《元遗山诗集笺注》卷十二改。

【原诗】

(八十四)

前途红日已衔山，

生长深闺步履艰。

灵枣葫芦携满袖，

晚凉新自外家还^{〔1〕}。

【原注】

《东京梦华录》：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赍送。人家妇女皆归外家，晚归，即外公^{〔1〕}、姨、舅，皆以新葫芦儿、枣儿为

遗，俗云“宜良外甥”。京师枣有数品：灵枣、牙枣、青州枣、亳州枣。

【原诗今注】

(1) 外家：娘家。

【原注今校】

[1] 即外公：“公”原作“家”，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八改。

【原诗】

(八十五)

眠羊卧鹿号催生⁽¹⁾，
隔月商量制绣绷⁽²⁾。
何处犍车坐阿姆⁽³⁾，
尘沙扑面进新城。

【原注】

《东京梦华录》：凡孕妇入月于初一日，父母家以银盆或鍍盆或彩画盆，盛粟秆一束，上以锦绣或生色帕覆盖之，上插花及通草，贴罗五男二女花样，用盘盒装送馒头，谓之“分痛”。并作眠羊、卧鹿象生果实⁽¹⁾，取其眠卧之义。并牙儿衣物、绷籍等，谓之“催生”。

《稽古录》：世宗显德三年春，筑东京外城⁽²⁾。

《侯鯖录》：本朝东京宫城周回五里^{〔3〕}，旧城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3〕}，即汴州城。周世宗显德二年四月诏别筑新城，周回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号曰“外城”，又曰“罗城”，亦曰“新城”。

【原诗今注】

- (1) 眠羊卧鹿：面制象形食品如动物花馍，作吉庆礼物。
- (2) 绣绷：刺绣时绷紧绣品的竹木框架。
- (3) 阿姆：方言。指母亲，妈妈。

【原注今校】

〔1〕并作眠羊、卧鹿象生果实：此句今刊元本《东京梦华录》中“象”作“羊”，误。同第十一首原注句子，均为作者所摘引的更接近原始本的《东京梦华录》中语。详见《〈东京梦华录〉“羊生果实”解误》（杨庆化，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古都开封》第四辑。2016年8月16日《开封日报》刊登此文缩写版）。

〔2〕筑东京外城：“外”原作“汴”，据丛书集成初编本《稽古录》卷十五改。

〔3〕本朝东京宫城周回五里：原“东京”后多“建”，并脱“五里”，据丛书集成初编本《侯鯖录》卷三删、补。

〔4〕旧城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原脱“旧城周回”，据丛书集成初编本《侯鯖录》卷三补。

【原诗】

(八十六)

中庭女伴笑声和，
长命筵开试晬过^{〔1〕}。
同话去年寻立枣，
牙儿今日始移窠^{〔2〕}。

【原注】

梅尧臣《依韵答承永叔洗儿歌》^{〔1〕}：明朝我妇忽在蓐，乃生男子实秀眉。自磨丹砂调白蜜，辟恶辟邪无宝犀。我惭暮年又举息，不可不令朋友知^{〔2〕}。开封大尹怜最厚，持酒作歌来庆之。画盆香水洗且喜，老驹未必能千里。

《东京梦华录》：孕妇就蓐分娩讫，人争送粟米、炭、醋之类。三日落脐、灸囱，七日谓之“一腊”。至满月则生色及绷绣钱，贵富家金银、犀玉为之，并果子，大展洗儿会。观者各撒钱于水中，谓之“添盆”。盆中枣子直立者，妇人争取食之，以为生男之征。抱牙儿入他人房，谓之“移窠”。

《懒真子》：必食汤饼者，则世所谓长命面者也^{〔3〕}。

《东京梦华录》：牙儿至来岁生日谓之“周晬”^{〔4〕}。

【原诗今注】

(1) 试晬：抓周。

(2) 牙儿：新生儿。

【原注今校】

〔1〕梅尧臣《依韵答承永叔洗儿歌》：“依”原作“和”，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五册改。

〔2〕不可不令朋友知：“朋友”原作“友朋”，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五册改。

〔3〕则世所谓长命面者也：“命”原作“生”，并脱“者”，据丛书集成初编本《懒真子》卷三改、补。

〔4〕牙儿至来岁生日谓之“周晬”：原脱“谓之”，“周”原作“试”，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五补、改。

【原诗】

（八十七）

内家结束发垂肩^{〔1〕}，
遍体香生只自怜。
窄窄花靴错到底，
秘方私试瘦金莲。

【原注】

《清波杂志》：先是宫中尚白角冠，人争效之，号“内样冠”，名曰“垂肩”“等肩”，至有长三尺者，登车檐皆侧首而入^{〔1〕}。

《枫窗小牋》：汴京闺阁妆抹凡数变。少尝记忆，作大鬟方

额，政宣之际又尚急把垂肩，宣和以后多梳云尖巧额，鬓撑金凤。小家至为剪纸衬发，膏沐芳香，花鞋弓屐，穷极金翠，一袜一领，费至千钱。今闻虏中闺饰复尔，如瘦金莲方、莹面丸、遍体香，皆自北传南者。

曹组母王氏《雪中观妓》诗^{〔2〕}：窄窄红靴步雪来。

《老学庵笔记》：宣和末，妇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错到底”。

【原诗今注】

(1) 内家：宫女。

【原注今校】

〔1〕登车檐皆侧首而入：“首”原作“手”，据四库本《清波杂志》卷八改。

〔2〕曹组母王氏《雪中观妓》诗：原脱“母王氏”，据中华书局《宋诗话辑佚》之《桐江诗话》20《曹彦章点绛唇词》记载补。

【原诗】

(八十八)

镀金水罐净街尘，

缓缓归来陌上春。

方幅紫罗遮半面，

教依怎便现全身。

【原注】

《清波别志》：妇女步通衢，以方幅紫罗障蔽半身，谓之“盖头”。凡贵出^{〔1〕}，令一二十人持镀金水罐子前洒方过车^{〔2〕}，名曰“水路”。此犹汴京之遗风也。

《清波杂志》：汴都细车前列数人，持水罐子旋洒路过车^{〔3〕}，以免埃堞蓬勃。

【原注今校】

〔1〕凡贵出：原“贵”后多“游”，据四库本《清波别志》卷二删。

〔2〕令一二十人持镀金水罐子前洒方过车：原脱“一二十”，据四库本《清波别志》卷二补。

〔3〕持水罐子旋洒路过车：原脱“过”，据四库本《清波杂志》卷二补。

【原诗】

（八十九）

竹帘棕盖最清幽，
门外钿车驻碧油^{〔1〕}。
指点双鬟时细语，
袖中忽地露香球^{〔2〕}。

【原注】

《东京梦华录》：宅眷坐车子，与平头车大抵相似，但棕作盖，及前后有构栏门^{〔1〕}、垂帘。

《老学庵笔记》：京师妇女上犊车，皆用二小鬟持香球在旁，而袖中又自持两小香球。车驰过，香烟如云，数里不绝，尘土皆香。

【原诗今注】

(1) 犊车：经过装饰的车子。碧油：车子以青色油布包装。

(2) 香球：宋代妇女携带的能焚香、转动的金属球。

【原注今校】

〔1〕及前后有构栏门：“构”原作“钩”，《东京梦华录注》作“枸”。

【原诗】

(九十)

偶从槐荫款荆扉，
闲立街头眺夕晖。
鬓角斜簪鱼媚子，
耳边双辔斗高飞^{〔1〕}。

【原注】

李元叔《广汴都赋》：青槐夏荫，红尘昼起。

《妆台记》^{〔1〕}：宋淳化（太宗年号）间，京师妇女竞剪黑光纸围团靛^{〔2〕}，又装缕鱼腮骨，号“鱼媚子”以饰面，皆花子之类耳。

《北狩见闻录》：徽庙出御衣衣衬一领^{〔3〕}，俗呼“背心”。又索于懿节皇后（邢秉懿）^{〔4〕}，得所戴金耳环子一只^{〔5〕}，上有双飞小蝴蝶，俗名“斗高飞”。

徽宗《宫词》：头上宫花妆翡翠，宝蝉珍蝶势如飞。

【原诗今注】

（1）**辘**：音duǒ，下垂的样子。

【原注今校】

〔1〕《妆台记》：《妆台记》为唐代著作，本条唐人说宋事，应为后人补作。

〔2〕京师妇女竞剪黑光纸围团靛：原脱“围”，原“靛”作“靛”，据《说郛》一百二十卷本《妆台记》补、改。

〔3〕徽庙出御衣衣衬一领：第二个“衣”原作“之”，据丛书集成初编本《北狩见闻录》改。

〔4〕又索于懿节皇后：“皇”原作“邢”，据丛书集成初编本《北狩见闻录》改。

〔5〕得所戴金耳环子一只：“戴”原作“带”，据丛书集成初编本《北狩见闻录》改。

【原诗】

(九十一)

机女曾挑韵字纱⁽¹⁾，
 谁知踵事又增华⁽²⁾。
 裙衫雅爱一年景，
 彩绣新传四季花。

【原注】

刘子翬《汴京纪事》诗：一时风物堪魂断，机女犹挑韵字纱⁽¹⁾。

《老学庵笔记》：政和间，织文及缣帛有遍地桃。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人首饰衣服皆备四时，如节物则春幡、灯球、竞渡、艾虎、云月之类，花则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并为一景，谓之“一年景”。

【原诗今注】

(1) 韵字：韵脚用字。

(2) 踵事又增华：因其原事而又增益。

【原注今校】

[1] 机女犹挑韵字纱：“挑”原作“排”，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三十四册改。

【原诗】

(九十二)

内蓝衫重紫衫轻，
窗下裁衣剪欲停。
坊肆新增天水碧⁽¹⁾，
家常雅称太师青。

【原注】

徽宗《宫词》：翠色青浓自不堪，敲冰揉叶两相参。宫人因出方传法，迨从民间识内蓝⁽¹⁾。

《燕翼贻谋录》：仁宗时，有染工自南方来，以山矾叶烧灰染紫以为黝，妇女有以为衫襖者。

《铁围山丛谈》：昔江南李重光（李煜）染帛，多为天水碧。天水，国姓也。政和之末，复为天水碧，时争袭慕江南风流。

《老学庵笔记》：蔡太师（蔡京）作相时，衣青道衣，谓之“太师青”。

【原诗今注】

(1) 天水碧：南唐后主李煜伎妾，曾染浅碧色衣料，经夜未收，恰逢露水而色更鲜艳，后主喜爱，宫人竞收露水染碧以衣之，称“天水碧”。

【原注今校】

〔1〕迨从民间识内蓝：“从”原作“后”，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二十六册改。

【原诗】

（九十三）

缕象戏开消夜局^{〔1〕}，
乘鸾争试选仙图^{〔2〕}。
少年忽地开函笑，
买得奇方赌不输。

【原注】

《铁围山丛谈》：近世儿女戏有消夜图者，多为博路以竞胜负而作。消字或谓可消长夜，非也，乃元宵夜图耳。吾待罪西清时，于原庙祖宗神御诸殿阁，遇时节则皆陈设玩好之具如平生时，尝得见宵夜图者，皆象牙局。为元宵夜起自端门及诸寺观，作游行次第，疑宵夜图本此。

《天香楼偶得》：今俗集古仙人作图为赌钱之戏，宋时已有之。王珪宫词云：“尽日闲窗赌选仙，小娃争觅到盆钱。上筹须占蓬莱岛，一掷乘鸾出洞天。”

《东坡志林》：都下有道人，坐相国寺卖诸禁方^{〔1〕}，緘题其一曰：“卖赌钱不输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归发视其

方^[2]，曰：“但止乞头。”道人亦善鬻术矣，戏语得千金，然亦未尝欺少年也。

【原诗今注】

(1) 象戏：俗亦称象棋为象戏。

(2) 选仙图：宋代赌钱用的一张图，用骰子比色，重红色。是全民玩的一种以仙官为终极大赢家的游戏。

【原注今校】

[1] 坐相国寺卖诸禁方：“禁”原作“奇”，据丛书集成初编本《东坡志林》卷二改。

[2] 归发视其方：“其方”原作“之”，据丛书集成初编本《东坡志林》卷二改。

【原诗】

(九十四)

街头黄月曲如弓，

盲女琵琶闹晚风。

今日又开新小说，

不须腰鼓唱通同⁽¹⁾。

【原注】

瞿佑《汴梁怀古》诗^[1]：歌舞楼台事可夸，昔年曾此擅豪华。尚余艮岳排苍昊，那得神霄隔紫霞。废苑草荒堪牧马，长

沟柳老不藏鸦。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

《七修类稿》：小说起宋仁宗，盖时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得盛。头回之后，即云“话说赵宋某年”^[2]，閻閻淘真之本^[3]，之起亦曰：“太祖太宗真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渔鼓起于宋，名“通同部”。

《宣政杂录》：靖康初，民间以竹径二寸、长五尺许，冒皮于首，鼓成节奏，取其声似，曰“通同部”，又谓制作之法曰“漫上不漫下”。

【原诗今注】

(1) 通同：渔鼓，一种叫“通同部”的打击乐器。

【原注今校】

[1] 瞿佑《汴梁怀古》诗：标题原作《过汴梁》，据浙江古籍出版社《瞿佑全集校注》下册改。

[2] 即云“话说赵宋某年”：“云”原作“曰”，并脱“话说”，据续修四库本《七修类稿》卷二十二改、补。

[3] 閻閻淘真之本：“淘”原作“陶”，据续修四库本《七修类稿》卷二十二改。

【原诗】

(九十五)

竹叶葡萄酒似泉，

黄醅青醪总香妍⁽¹⁾。

开樽却爱醪醑露⁽²⁾，

酿法新从内库传⁽³⁾。

【原注】

李元叔《广汴都赋》：亦有蜀中青醪，洛下黄醅，葡萄泛殇，竹叶倾壘。

梅尧臣《志来上人寄示醪醑花并压砖茶有感》诗：京都三月醪醑开⁽¹⁾，高架交垂自为洞。素叶层层紫蕊香，酿归光禄春生瓮。

《文昌杂录》：京师贵家多以醪醑渍酒，独有芬芳而已。

《侯鯖录》：内库酒法，自柴世宗破河中李守正，得匠人至汴，迄今用其法⁽²⁾。

【原诗今注】

(1) 醅：音pēi，未过滤的酒。醪：音piǎo，清酒。

(2) 醪醑：花名，亦为酒名。

(3) 内库：皇家府库。

【原注今校】

[1] 京都三月醪醑开：“都”原作“师”，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五册改。

[2] 迄今用其法：原脱“迄”，据丛书集成初编本《侯鯖录》卷四补。

【原诗】

(九十六)

香滃银河剪麝煤⁽¹⁾，
 风摇红影泪成堆。
 邓州初到莱公烛，
 不及仪鸾司里来⁽²⁾。

【原注】

《四朝闻见录》：宣政盛时，宫中以河阳花蜡烛无香为恨，遂加龙涎沉脑屑灌蜡烛⁽¹⁾，列两行数百枝，焰明而香滃，钧天之所无也。

《归田录》：邓州花蜡烛，名著天下，虽京师不能造，相传是寇莱公（寇准）烛法。

《侯鯖录》：东坡云：“诸葛氏笔，譬如内库法酒、北苑茶，他处纵有嘉者，殆难得其仿佛⁽²⁾。”余续之曰：“上阁衙香，仪鸾司椽烛⁽³⁾，京师妇人梳妆与脚，天下所不及。”公大笑。

【原诗今注】

(1) 滃：云气涌起。麝煤：墨的别称，此指蜡烛燃烧过的炭心。

(2) 仪鸾司：掌管皇帝祭祀、朝会、巡幸、宴享及有关陈设之物的官署。

【原注今校】

〔1〕遂加龙涎沉脑屑灌蜡烛：“加”原作“用”，“沉”原作“沈”，据四库本《四朝闻见录》卷二改。

〔2〕殆难得其仿佛：原脱“殆”“其”，据丛书集成初编本《侯鯖录》卷四补。

〔3〕仪鸾司椽烛：“椽”原作“采”，据丛书集成初编本《侯鯖录》卷四改。

【原诗】

（九十七）

阴槐送雨忽纷纷^{〔1〕}，
一例官民祈祷勤。
大瓮列门插杨柳，
可怜蝎虎不兴云。

【原注】

《墨客挥犀》：京师久旱，按古法令坊巷各以大瓮贮水，插柳枝，泛蝎蜥，使青衣小儿环绕呼曰^{〔1〕}：“蝎蜥蝎蜥，兴云吐雾，降雨滂沱，放汝归去。”开封府准堂札，责坊巷寺观祈雨甚急，而不能尽得蝎蜥，往往以蝎虎代之。蝎虎入水即死，无能神变如蝎蜥者也，小儿因更其语曰：“冤苦冤苦，我是蝎虎。似凭昏昏^{〔2〕}，怎得甘雨？”

【原注今注】

(1) 阴槐：民间传说槐树阴气重。

【原注今校】

〔1〕使青衣小儿环绕呼曰：原“环”后多“瓮”，据丛书集成初编本《墨客挥犀》卷三删。

〔2〕似凭昏昏：“凭”原作“恁”，据四库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墨客挥犀》卷三改。

【原诗】

(九十八)

柳荫如雾絮成堆，
喜听神祠叠鼓催。
小饮底须烦白席，
花篮携得社糕回。

【原注】

《靖康缙素杂记》：《名贤诗话》云^{〔1〕}：国初，王仁裕暮春与门生五六人，登繁台饮酒题诗，抵夜方散。诗云：“柳荫如雾絮成堆，又引门生上吹台。淑景即随风雨去，芳尊宜命管弦来。漫夸鼎食鸣钟贵，宁免朝乌夜兔催。烂醉也须诗一首，不教空放马头回。”则知繁台乃吹台也。

《东京梦华录》：秋社，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以至

雇倩只应、白席、歌唱之人。归时各携花篮、果实^{〔2〕}、食物、社糕而散。春社、重五、重九亦是如此。

《老学庵笔记》：北方民家吉凶辄有相礼者，谓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韩魏公（韩琦）自枢密归邺，赴一姻家礼席，偶取盘中一荔枝欲啖之，白席遽唱言：“资政吃荔枝，请众客同吃。”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复取。白席者又曰：“资政恶发也，却请众客放下荔枝。”魏公为一笑。“恶发”犹之怒也。

【原注今校】

〔1〕《靖康缙素杂记》：《名贤诗话》云：原作《名贤诗话》，据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靖康缙素杂记》卷一补。

〔2〕归时各携花篮、果实：“花篮、果实”原作“篮花篮果”，多第一个“篮”，并脱“实”，据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注》卷八删、补。

【原诗】

（九十九）

顿改当年小样云，

儒冠褶子逐时新^{〔1〕}。

温公帽与伊川帽^{〔2〕}，

争似林宗折角巾^{〔3〕}。

【原注】

《清异录》：都下星货铺卖一冠子，银为之，五朵平云作三层安置，计止是梁朝物，匠者遂依仿造小样求售。

《云麓漫抄》：元祐（哲宗年号）间有温公帽、伊川帽，未有巾之名。渡江后方著紫衫，号为“窄衫尽巾”。

【原诗今注】

(1) 褶子：音dié zi，夹衣。

(2) 温公：北宋宰相司马光卒赠太师、温国公。伊川：北宋理学家程颢，伊川人，人称“伊川先生”。二人因孱弱恶风，裁制皂绸包头，人争效之，称为“温公帽”“伊川帽”。

(3) 林宗：东汉名士郭泰，字林宗。一次遇雨头巾淋湿，他把湿角折起，竟成时尚，称为“林角巾”。

【原诗】

(一〇〇)

才值文场又放沟，
满街凉伞罩青油。
谒来游夏祠边过⁽¹⁾，
二相神前欲叩头。

【原注】

《东轩笔录》：礼部引试举人，常在正月末⁽¹⁾，及试经学，

已在二月中旬，京师适淘沟矣。

梅尧臣《东城送运判马察院》诗^{〔2〕}：都人倾望若焦渴，寒食已近沟已淘^{〔3〕}。

文同《积雨》诗：京师值积雨，浮淖皆满城。况当淘决时，左右罗深坑。

《石林燕语》：京师士人，旧通用青凉伞。

《燕翼贻谋录》：汴京试礼部者，祷于二相庙。二相者，子游、子夏也。二子不知何以称相。

【原诗今注】

〔1〕**竭**：音qiè，去。**游夏**：指孔子两弟子子游、子夏。

【原注今校】

〔1〕常在正月末：“末”原作“未”，据丛书集成初编本《东轩笔录》卷十五改。

〔2〕梅尧臣《东城送运判马察院》诗：原脱标题，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五册补。

〔3〕寒食已近沟已淘：“近”原作“过”，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全宋诗》第五册改。

征引用书版本要目

- 〔唐〕宇文士及 妆台记 说郛一百二十卷本
 〔唐〕段公路 北户录 四库本
 〔宋〕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注（邓之诚注） 中华书局校

注本

- 〔宋〕袁褫 枫窗小牋 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
 〔宋〕程颢、程颐 二程集 中华书局点校本
 〔宋〕马永卿 懒真子 丛书集成初编本
 〔宋〕魏泰 东轩笔录 丛书集成初编本
 〔宋〕欧阳修 归田录 丛书集成初编本
 〔宋〕欧阳修 六一诗话 丛书集成初编本
 〔宋〕周密 浩然斋雅谈 四库本
 〔宋〕范公偁 过庭录 丛书集成初编本
 〔宋〕龚鼎臣 东原录 四库本
 〔宋〕陶穀 清异录 丛书集成初编本
 〔宋〕张邦基 墨庄漫录 四库本
 〔宋〕沈括 梦溪笔谈 四库本
 〔宋〕沈括 补笔谈 四库本

- 〔宋〕宋敏求 春明退朝录 丛书集成初编本
- 〔宋〕文莹 湘山野录 丛书集成初编本
- 〔宋〕朱翌 猗觉寮杂记 四库本
- 〔宋〕朱弁 曲洧旧闻 四库本
- 〔宋〕周輝 清波杂志 四库本
- 〔宋〕周輝 清波别志 四库本
- 〔宋〕张昞 云谷杂记 四库本
- 〔宋〕庞元英 文昌杂录 四库本
- 〔宋〕洪迈 容斋四笔 四库本
- 〔宋〕洪迈 容斋续笔 四库本
- 〔宋〕洪迈 容斋三笔 四库本
- 〔宋〕赵令畤 侯鯖录 丛书集成初编本
- 〔宋〕蔡絛 铁围山丛谈 丛书集成初编本
- 〔宋〕刘克庄 后村诗话 四库本
- 〔宋〕陈鹄 耆旧续闻 四库本
- 〔宋〕陆游 渭南文集 四库本
- 〔宋〕范成大 石湖诗集 四库本
- 〔宋〕王辟之 澠水燕谈录 丛书集成初编本
- 〔宋〕郑望之 膳夫录 说郛一百二十卷本
- 〔宋〕周密 志雅堂杂抄 四库存目丛书本
- 〔宋〕田况 儒林公议 四库本

- 〔宋〕岳珂 程史 丛书集成初编本
- 〔宋〕陆游 老学庵笔记 丛书集成初编本
- 〔宋〕王灼 碧鸡漫志 丛书集成初编本
- 〔宋〕庄绰 鸡肋编 四库本
- 〔宋〕周密 齐东野语 四库本
- 〔宋〕可山人林、洪龙发 山家清供 小石山房丛书本
- 〔宋〕阙名 异闻总录 丛书集成初编本
- 〔宋〕赵彦卫 云麓漫抄 丛书集成初编本
- 〔宋〕彭乘 墨客挥犀 丛书集成初编本
- 〔宋〕黄朝英 靖康缙素杂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 〔宋〕吴处厚 青箱杂记 丛书集成初编本
- 〔宋〕阙名 宣政杂录 丛书集成初编本
- 〔宋〕曹勋 北狩见闻录 丛书集成初编本
- 〔宋〕叶梦得 避暑录话 四库本
- 〔宋〕苏轼 东坡志林 丛书集成初编本
- 〔宋〕王得臣 麈史 丛书集成初编本
- 〔宋〕王明清 摭青杂说 丛书集成初编本
- 〔宋〕司马光 稽古录 丛书集成初编本
- 〔宋〕张耒 柯山集 四库本
- 〔宋〕李元纲 厚德录 丛书集成初编本
- 〔宋〕文莹 玉壶清话 丛书集成初编本

- 〔宋〕江休复 江邻畿杂志 宝颜堂秘笈本
- 〔宋〕耐得翁 都城纪胜（五种合集） 中国商业出版社
标点本
- 〔宋〕范成大 揽辔录 丛书集成初编本
- 〔宋〕袁文 瓮牖闲评 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 〔宋〕王明清 玉照新志 四库本
- 〔宋〕王巩 闻见近录 四库本
- 〔宋〕曾敏行 独醒杂志 四库本
- 〔宋〕司马光 涑水记闻 四库本
- 〔宋〕楼钥 北行日记 知不足斋丛书本
- 〔宋〕周密 癸辛杂识 四库本
- 〔宋〕李昉等 太平御览 中华书局影印本
- 〔宋〕王楙 燕翼贻谋录 四库本
- 〔宋〕张舜民 画漫录 四库本
- 〔宋〕叶绍翁 四朝见闻录 四库本
- 〔宋〕司马光 温公续诗话（克冰评注） 中华书局评注
本
- 〔宋〕胡仔 茗溪渔隐丛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校点本
- 〔宋〕邵博 闻见后录 四库本
- 〔宋〕阙名 道山清话 四库本
- 〔宋〕叶梦得 石林燕语 四库本

〔宋〕全宋诗 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

〔宋〕欧阳修 欧阳修词笺注（黄畬注） 中华书局校注本

〔宋〕宋人话本七种（亚东图书馆编） 中国书店影印本

〔金〕元遗山 元遗山诗集笺注（施国祁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校注本

〔元〕王祜 农书 四库本

〔元〕脱脱 宋史 中华书局点校本

〔元〕王冕 竹斋集 四库本

〔元〕夏文彦 图绘宝鉴 四库本

〔元〕白珽 湛渊静语 四库本

〔明〕方以智 通雅 四库本

〔明〕瞿佑 瞿佑全集校注（乔光辉注） 浙江古籍出版社校注本

〔明〕郎瑛 七修类稿 续修四库本

〔明〕梅鼎 青泥莲花记 续修四库本

〔明〕李濂 汴京遗迹志 中华书局点校本

〔明〕皇甫录 近峰闻略 四库存目丛书本

〔明〕王三聘 古今事物考 上海书店影印本

〔清〕宋继郊 东京志略 河南大学出版社点校本

〔清〕周城 宋东京考 中华书局点校本

- 〔清〕孙承泽 春明梦余录 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 〔清〕张伯行 小学集解 四库存目丛书本
- 〔清〕惠栋 九曜斋笔记 聚学轩丛书本
- 〔清〕汪灏 广群芳谱 上海书店影印本
- 〔清〕虞兆隆 天香楼偶得 四库存目丛书本
- 朱一玄、刘毓忱 水浒传资料汇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本
- 郭绍虞 宋诗话辑佚 中华书局本
- 周宝珠 宋代东京研究 河南大学出版社本
- 邓广铭、程应镠 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 上海辞书出版社本
- 周一平、沈茶英 岁时纪时辞典 湖南出版社本

附 录：

李于潢

李于潢，字子沆，号李村，拔贡生。江西督粮道李蘧子，少有异才，经史百家之书，无所不读。年十七受知学宪姚文田，补邑诸生，屡试冠侪偶，顾独喜吟诗，承绿园祉亭之家学，含宫咀商不懈而及于古，年二十已积成卷轴。及壮，游齐鲁吴楚间，与其贤士大夫相切磋，诗乃益进。所著《方雅堂集》，大梁书院山长钱为撰其诗，李观察捐俸授之梓。

（原载1989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清道光《宝丰县志》）

李于潢

李于潢（1794~1835），字子沆、池东、墨庄，号李村，城东南宋寨村（今平顶山市郊区）人。祖绿园，父李蘧，累代世家，书香门第。李于潢家学渊源，通晓诗词古文，涉猎经史百家，诗词境界更高。17岁受学宪姚文田器重，补为诸生，20岁诗篇已积成“卷轴”。道光五年（1825）侍讲吴慈鹤督学河南，倡导修建郑县三苏坟庙，落成时以诗纪盛，李于潢和之七古五十韵，被评为优等，受吴赏识，选登乙酉（1825）拔贡。道光十五年（1835），李于潢准备赴省试，因饮酒过度而死，年仅41岁。著有《方雅堂集》，由学者大梁书院掌教侍御钱仪吉订正作序，河南观察李紫亭捐薪刊刻（河南省图书馆有藏本）。

（原载1996年方志出版社出版《宝丰县志》）

一幅用诗写成的《清明上河图》

——论李于潢《汴宋竹枝词》

丘良任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把宋代汴京的都市生活真实地反映在画面上的一幅杰作，是我国艺苑中的瑰宝，现藏故宫博物院。画幅中，酒楼商肆，车船轿马，贩夫走卒，黄发垂髻，无不栩栩如生。但仍有许多民情风俗、历史故事，画面上无法描绘。清人李于潢撰《汴宋竹枝词》百首，其题词的第二首云：“廉纤雨细不成珠，终古寒烟锁绿芜。髡柳数行鸦万点，清明谁写上河图？”他正是要用诗写成一幅新的《清明上河图》，以补原图之不足。将《汴宋竹枝词》与《清明上河图》对照研究，可使我们对宋代汴都的情况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李于潢，字子沆，宝丰人，道光乙酉拔贡。他曾六次应乡试，未举，足见其于八股之道未通。他诗才很高，书也读得多。除《汴宋竹枝词》外，还著有《南唐宫词》《方雅堂集》等。清道光《宝丰县志》有他的小传：

李于潢，字子沆，号李村，拔贡生。江西督粮道李蘧子……年十七受知学宪姚文田，补邑诸生，屡试冠侪偶，

顾独喜吟诗，承绿园社亭之家学，舍官咀商不懈而及于古，年二十已积成卷轴。及壮，游齐鲁吴楚间，与其贤士大夫相切磋，诗乃益进。所著《方雅堂集》，大梁书院山长钱为撰其诗，李观察捐俸授之梓。

《晚晴簃诗汇》录其诗三首，《柳园驿》云：“此日登车始，长途路杳漫。云添鸦背重，雾裹马蹄寒。古树藏髡柳，危桥泻急湍。望中茆店近，灯火出檐端。”写旅途景物历历如绘，重由云添，寒因雾裹，一重一寒，非亲历其境，身有体会，是不能描绘得如此传神的。

张择端是宋代人，《清明上河图》是当时人描绘当时事的实录性质的作品。李于潢是清代人，他写北宋时代的都市生活，便只能凭借书籍的记载了。这方面他是下了功夫的，其主要依据是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同时参阅了大量宋、元、明人的诗文笔记。《汴宋竹枝词》处处有来历，事事有根据，非凿空可比。一首诗的注，往往引证了四五种乃至七八种书，而且摘引精当，这是难能可贵的。

卷首有一篇小序，说明了他撰写《汴宋竹枝词》的旨趣：

曰“汴宋”，以别今也，但志民风不言官庙台寺，竹枝之体也。汴为天水故都，形势好尚，争胜京洛。建炎南渡，风土一变，至胜国未造，流寇灌城，而风土之变，且不可复识，君子读元老之书有深恫焉。因采摭篇中轶事，

辅以宋人及后贤说部，缀为小诗，积久厘成两卷。虽其细已甚，无当志乘，然方言琐事，略举一偏，亦采风者所不遗云。

他这里所说的“方言琐事”，正可以使我们了解北宋时期汴都的社会面貌、人民生活，是我们研究社会史、民俗学的第一手资料，从中也可看出在一片虚假繁荣景象的笼罩下，汴宋已露出衰败危亡的征兆了。题词的最后一首是：“天宫地上说湖头，未必杭州胜汴州。若付临安盲女唱，杭人应起故乡愁。”宋室南渡，汴京故老不甘受异族的统治，随迁临安者甚多，他们遥望中原，志存恢复。百首竹枝，盖有深意存焉。

《汴宋竹枝词》所写汴京风貌是多方面的，园圃、街市、节令、饮食、服饰、礼俗、茶楼酒肆、俗语民谣，都成吟咏。作者虽自谦“其细已甚，无当志乘”，然一编在手，万物俱陈，既有诗情，又有史实，别具一格。仿佛作者引导我们进入八百年前的宋代故都，园林街道，人情礼俗，指点解说，娓娓而谈。读者既享受了旅游的乐趣，又增加了历史知识，恍若与古人相交往了。

现就这百首竹枝词所记述的各个方面，略加论述如下：

一、园圃

已过收灯好采春，
陈州门外遍游人。

流莺百啭知何处，
烟雨亭台看不真。

第一首就记春游园亭之胜。注引：1.《东京梦华录》：“收灯毕，都人争先出城探春。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2.《枫窗小牋》：“汴中园圃，亦以名胜当时，聊记于此。州南则玉津园，西去一丈佛园子、王太尉园、景初园；陈州门外，园馆最多，著称者奉灵园、灵嬉园；州东宋门外麦家园、虹桥王家园；州北李附马园；西郑门外下松园、王太宰园、蔡太师园；西水门外养种园；州西北有庶人园。城内有芳林园、同乐园、马季良园，其他不以名著约百十，不能悉记也。”3.王安石《次韵再游城西李园》诗：“京师花木类多奇，常恨春归人未归。车马喧喧走尘土，园林处处锁芳菲。”4.杨侃《皇畿赋》：“向日而亭台最丽，迎郊而气候先暖。莺啭何早？花开不晚。其或花迎野望，烟禁春深；景当妍丽，俗重登临；移市景日，倾城赏心；幄幕蔽野，轩盖成阴；暮而忘归，乐不绝音。”读诗和注，就好象读了一部汴京名园记。原来汴京园圃之多，竟至“百里之内，并无闲地”。当然这些园圃，多是地主庄园。都人仕女，赏心乐事，然而金兵已经磨刀霍霍，准备南下了。

二、张灯

露台风物接通明，

稳架鳌山搭彩棚。

照耀九门如白昼，

隔帘人影对莲灯。

上元张灯，是汴京最热闹的时刻，宋人诗词和话本中多有描述。注引：1.宋徽宗《宫词》：“彩缔鳌山耸禁街，端门帘卷五云开。元宵佳景同民乐，不禁人行近露台。”2.《东京梦华录》：“元宵，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游人已集御街。至正月七日，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面北悉以彩结山脊，上皆画神仙故事。横列三门，各有彩结，金书大牌曰：‘宣和与民同乐。’山左右以彩结佛像跨狮子。用辘轳绞水上灯山尖高处，用木柜贮之，逐时放下，如瀑布状。又于左右门上，各以草把缚成戏龙之状，用青幕遮笼，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其豪华奢侈，可见一斑，靖康之耻，肇因于此了。宋话本《志诚张主管》里说：“两个来到端门下看灯，正撞着当时赐御酒，撒金钱，好热闹！……王二哥道：‘你倒不知，王招宣府里抓缚着小鳌山，今夜也放灯。’”可见当时不仅皇家放灯，官府里也放灯。这里还对一些史实作了考证。汴京张灯，原只三日，后改为五日。人多谓吴越王出钱买此两夜，注引《铁围山丛谈》，说明是乾德间，蜀孟氏初降，正当五年之春正月，太祖以年丰时平，使士民纵乐，诏增此两夜，以示庆祝。

三、百戏

廊下新将百戏呈，
 金钱故作打人声。
 仙倡效技侏童走，
 一路灯光接马行。

注引《东京梦华录》：“正月十五日，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鳞鳞切切。击丸，蹴鞠，踏索，上竿，赵野人倒吃冷淘，张九哥吞铁剑，小健儿吐五色水，旋浇泥丸子。更有猴呈百戏，鱼跃刀门，使唤蜂蝶，追呼蝼蚁，沙书，地谜，奇巧百端。”又引李元叔《广汴都赋》：“观夫仙倡效技，侏童逞材。或寻橦走索，舞豹戏熊，则观者为之目炫；或铿金击石，吹竹弹丝，则听者为之意迷。”这些民间技艺，有的留传下来，有的恐已失传了。

长耳犹能舞柘枝，
 熊翻筋斗未为奇。
 翎毛队队矜文彩，
 更饰蟾蜍长肉芝。

在唐代，舞马、斗鸡都是宫廷内的玩意儿，到了宋代，驯兽、珍禽也在街头出现了。长耳指驴，注引《归田录》：“相国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门外驴舞柘枝。”又引《东京梦华录》：“相国寺大三门上皆是飞禽猫犬之类，珍禽奇兽，无所不有。”

相国寺里竟成了一个动物园了。

四、小说

街头黄月曲如弓，
盲女琵琶闹晚风。
今日又开新小说，
不须腰鼓唱通同。

注引瞿佑《过汴梁》诗云：“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又引《七修类稿》：“小说起于宋仁宗，盖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得盛。头回之后，即曰赵宋某年，起亦曰：‘太祖太宗真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又引《宣政杂录》：“靖康初，民间以竹径二寸、长五尺许，冒皮于首，鼓成节奏，取其声似，曰‘通同部’。”按宋代说话人分四个家数：小说、说经、讲史、合生。小说亦称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等，一次讲完，最受群众欢迎。说话人有在内廷供奉的，是由于仁宗的爱好。这里所引《七修类稿》对小说兴起的年代和原因，说得很清楚，可供研究小说史者的参考。

五、河市

上善门高俯汴河，
通江会海巨商多。
顺风怕送郎船去，

河市人家祝孟婆。

汴水是开封交通要道，东南粮赋、四方商贾都通过汴水运输，所以汴京河市极为热闹。这从《清明上河图》也可看出。注引《梦溪笔谈》云：“汴渠自京师上善门量至泗州淮口，凡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又引《闻见近录》云：“南京去汴河五里，河次谓之河市。五代国初，官府罕至，舟车所聚，四方商贾孔道也，其盛非宋州比。凡群有宴设，必召河市乐人，故至今俳优曰河市乐人者，由此也。”又引《天香楼偶得》云：“宋徽宗词云：‘孟婆孟婆，你做些方便，吹个船儿倒转。’杨升庵云：‘孟婆，宋汴京勾栏语，谓风也。’”读诗和注，更可以了解汴京河市的一番景象了。

六、饮饌

隔座闻呼博士声，
 路旁把鮓总驰名。
 梅花包子婆婆饼，
 携向徐家就瓠羹。

宋人话本中有“茶博士”“酒博士”称呼，实如今日酒店的服务员。注引《东京梦华录》：“凡店内卖下酒厨子，谓之茶饭量酒博士。”这个称呼的来由见《封氏闻见记》：“御史大夫李季卿宣尉江南，陆羽来见，衣野服，随茶具而入，手自烹茶，口通茶名。茶罢，李公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煮茶博

士。”鲊是一种腌制的或糟制的鱼。注引《清波杂志》云：“京师东华门何吴两家造鱼鲊，十数齏作一把，号把鲊，著闻天下，文士有为赋诗，夸为珍味。”又引《枫窗小牍》云：“旧京工伎，固多奇妙，即烹煮盘案，亦复擅名，如王楼梅花包子、曹婆肉饼、薛家羊饭、梅家鹅鸭、曹家从食、徐家瓠羹、郑家油饼、王家乳酪、段家爇物、石逢巴子、南食之类，皆声称于时。”这些食品各有特色，表现了厨师们独特的烹调技术，也丰富了人民的生活，增添了都市的繁荣。这些美食制造者，也因此而传名。

七、妆饰

内家结束发垂肩，
遍体香生只自怜。
窄窄花靴错到底，
秘方私试瘦金莲。

机女曾挑韵字纱，
谁知踵事又增华。
裙衫雅爱一年景，
彩绣新传四季花。

注引《枫窗小牍》云：“汴京闺阁妆抹凡数变。少尝记忆，作大鬓方额，政宣之际，又尚急把垂肩。宣和以后，多梳

云尖巧额，鬓撑金凤。小家至为剪纸衬发，膏沐芳香，花鞋弓屣，穷极金翠，一袜一领，费至千钱。今闻虏中闺饰复尔，如瘦金莲方、莹面丸、遍体香，皆自北传南者。”又引《老学庵笔记》载：“宣和末，妇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错到底。”“政和间，织文及缣帛有遍地桃。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人首饰衣服皆备四时，如节物则春幡、灯球、竞渡、艾虎、云月之类，花则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并为一景，谓之一年景。”我们现在画古代仕女的发式，往往一律，而不知各个朝代的时尚不同，至于服装花饰的变化，更少注意。这些诗和注，都是研究中国妇女生活史、服装史的人应该注意的。

八、婚嫁

跨鞍抛豆转花毡，
 利市争分撒帐钱。
 怀挟交杯面含酒，
 媒人一笑出门前。

关于当时婚嫁的礼俗，注引甚详。《归田录》云：“今之士族，当婚之夕，以两椅相背，置一马鞍，令婿坐其上，饮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请而后下，乃成婚礼。”《麈史》云：“四方不同风，甚者京师，尤可笑。古者婚礼合卺，今也以双杯彩丝连足，夫妇传饮，谓之交杯。媒氏祝之，掷杯于地，验其俯仰，以为男女多寡之卜，媒即怀之而去。”《东京梦华录》云：“迎

娶日散后，次日五更，用一桌盛镜台镜子于其上，望上展拜，谓之新妇拜堂；次拜尊长、亲戚，各有彩缎巧作鞋枕等为献，谓之赏贺；尊长则复换一匹回之，谓之答贺；婿往参妇家，谓之拜门；次日即往，谓之复面拜门，不然三日、七日皆可。”

九、丧葬

魃头方相列长街，
春草深深帐玉埋。
鼓吹喧阗饶钹响，
万钱营奠复营斋。

魃头亦作颠头，为古代驱疫打鬼用的一种假面具。注引《燕翼贻谋录》：“丧家命僧道诵经设斋作醮作佛事，曰资冥福也。出葬用以导引，此何义耶？至于饶钹，乃胡乐也，胡俗燕乐则击之，而可用于丧柩乎？俗人无知，至用鼓吹作乐，又何忍也。开宝三年十月甲午，诏开封府禁止，士庶之家丧葬，不得用僧道威仪前引。太平兴国六年，又禁送葬不得用乐，庶人不得用方相魃头，今犯此禁者所在皆是也。”丧葬是悲伤的事，鼓吹作乐，鞭炮齐鸣，实在太不应该。这一段议论是有道理的，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种陋俗还不能尽止。

亚宝烧残纸作灰，
葱车过处碾黄埃。
墓田金水河边路，

多少啼妆代哭来。

注引《七修类稿》：“周世宗发引之日，金银钱以纸为之，印文黄曰泉台上宝，白曰冥游亚宝。”又引元遗山诗：“人生只合梁园死，金水河头好墓田。”又引《麈史》：“四方不同风，甚者京师尤可笑。丧事贫不能具服，则赁以衣之。家人之寡者，当其送终，即假倩媪妇，使服其服，同哭诸途，声甚凄惋，仍时自言曰：‘非预我事。’”烧纸钱，只是一种迷信，而请人代哭，帮腔助哀，则太可笑了。封建礼教之虚伪矫情可知。

十、盗匿

下元灯火御街头，
女伴招邀踏月游。
花脚近来防覷步，
不须惆怅鬼矾楼。

矾楼原为汴京酒楼，流氓盗犯躲在地下水道中藏匿妇女，犯法作案，谓之鬼矾楼。花脚是指文身的流氓，覷步则谓警探。注引《老学庵笔记》：“京师沟渠极深广，亡命多匿其中，自名为无忧洞。甚者盗匿妇人，又谓之鬼矾楼。”从诗、注可知，宋代汴京地下水道深广，竟至可以藏匿罪犯，干些伤天害理的事，这与地上的歌舞升平形成鲜明的对照。

以上所述，《汴宋竹枝词》对北宋汴京社会生活各方面都

作了详尽的描述。此外，对于当时民间一些习俗也有记载。如打春牛，即于立春前一日卖小春牛，春幡细柳，各相献送。诗云：“门外青丝送生菜，打春牛小立雕盘。”看蜘蛛，妇女望月穿针，以小蜘蛛安盒子内，次日看之，若网圆正，谓之得巧。诗云：“盒里蜘蛛如米大，吐丝可许结同心。”看烧盆，中元夜，编竹作盆，贮纸钱焚之，视盆倒所向，向北则冬寒，向南则冬暖，谓之孟兰盆。诗云：“北向冬寒南向暖，孟兰会里看烧盆。”照虚耗，十二月二十四日夜于床底点灯，谓之照虚耗。诗云：“床底家家照虚耗，不知虚耗在谁家。”打野胡，近岁节，贫者三五人为一伙，装妇人神鬼，敲锣击鼓，巡门乞钱，谓之打野胡。诗云：“又听锣鼓街头闹，挨户收钱打野胡。”醉司命，十二月二十四日贴灶马于灶门，以酒糟涂抹灶上，谓之醉司命。诗云：“涂抹灶门司命醉，安排酒酌请比邻。”此外，诗里还引用了一些当时的谚语，如：“带土韭黄佛开口，脆生生配许州葱。”“八月韭，佛开口”，出自《柯山集》；“许州葱，汝州风”，出自《梦溪笔谈》。又有句云：“睡觉木鱼刚报晓，枕函香送卖花声。”注引《浩然斋雅谈》：“骨边肉，五更睡，虽不多，最有味。”

作者虽自称“不言宫庙台寺”之事，但所写民风土俗是汴京各方面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北宋皇朝的政治情况。有一首云：“阴槐送雨忽纷纷，一例官民祈祷

勤。大瓮列门插杨柳，可怜蝎虎不兴云。”注引《墨客挥犀》：“京师久旱，按古法，令坊巷各以大瓮贮水，插柳枝，泛蜴蜥，使青衣小儿环绕呼曰：‘蜴蜥蜴蜥，兴云吐雾，降雨滂沱，放汝归去。’开封府准堂札，责坊巷寺观祈雨甚急，而不能尽得蜴蜥，往往以蝎虎代之。蝎虎入水即死，无能神变如蜴蜥者也。小儿因更其语曰：‘冤苦冤苦，我是蝎虎。似凭昏昏，怎得甘雨？’”久旱祈雨，开封府竟责令坊巷寺观捉蜴蜥放在水瓮里，还口中念念有词；捉不到蜴蜥，就以蝎虎代之，实属荒唐。小儿所唱“似凭昏昏，怎得甘雨”？是对封建官僚昏愤无知的辛辣讽刺。

“内蓝衫重紫衫轻，窗下裁衣剪欲停。坊肆新增天水碧，家常雅称太师青。”注引《铁围山丛谈》：“昔江南李重光染帛，多为天水碧。天水，国姓也。政和之末，复为天水碧，时争袭慕江南风流。”又引《老学庵笔记》：“蔡太师作相时，衣青道衣，谓之太师青。”李重光就是南唐后主李煜，亡国之君，后世不以为戒，而好其服尚，袭慕成风。蔡太师是当政的权相，却衣青道衣。一物之微，已透露出危亡的信息，南渡偏安，官家更无恢复之志了。

《汴宋竹枝词》百首，皆自为注，引书达一百余种，有些书现在已不易见到了。搜辑如此多的资料，编写成这样有系统的涉及北宋时期汴京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诗文并茂的书，足见其

才。《清明上河图》生动地描绘了宋代汴京的景物，给人以美学的享受；《汴宋竹枝词》系统地记述了汴京的风土人情，给人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两者相得益彰，参比研究，是更有意义的。

（原载1989年第2期《故宫博物院院刊》）